

箬 船

周全平着



MG
I253
309

船 箸

周全平著



上海四馬路

光華書局印行

1930



3 2168 9794 6

箬 船

故郷問災記

1925年作

1. 引言.....

2. 出發之前.....

3. 首途記.....

4. 三航記.....

5. 築船記.....

6. 校後.....

1, 引 言



把東南的地圖打開，在太湖的西濱，江浙交界的地方，可以看見江蘇的宜興縣與浙江的長興縣一南一北的遙遙正對着。

兩縣都一面滾着浩瀚的巨湖，一面環着連綿的叢山。天目山脈從吳興北行，成爲交界處的啄木嶺，青石山。……茅山脈從溧陽迤南，成爲交界處的銅官山，懸脚嶺，念三灣……

交界處的叢山——特別是在宜興縣界內的——中的美景，是江南一帶特有的。所以蘇東坡先生便因爲這美麗的羣山而欲買陽羨以終老。

異鄉的東坡先生是怎樣地把宜興的山景

游遍了啊！

我算是生在宜興的人，算是在宜興生息了十餘年的人。但是牠的美麗的羣山的面目，我祇在城中老虎墩上遙望到一片淡淡的青影。

離了故鄉是更沒有領略牠的美景的時機了。

今秋齊盧戰起，故鄉也成爲兵爭的要區。蘭右鄉的蘭山，湖汝鎮的懸脚嶺，張渚鎮的念三灣，都被他們的皮鞋底踏遍了。

戰爭的結果：盧軍是暫時退却了，齊軍也暫時算奏了凱旋；在美麗的羣山中所餘下的，祇是些劫餘的老百姓在那裏重造自己的苦命。

——倘然能去看一下，倒是很大的一個閱歷啊！

上海報紙上的姦淫擄掠的兵災報告，引起了我的好奇的衝動。

但是金錢限制着我的自由，也祇得把自

己的希望勉強抑勒着。

出人意外的抑勒着的希望竟成了事實。

松江的陳君芻遺發起調查這次因齊盧交關而民間所受的損失。他的目的是想把現代軍閥的罪惡具體的揭發出來，使國人對於戰禍的慘况留下一永久的深刻的印象，因之而有澈底的廢除傭兵制度的覺悟。

陳君約孤軍社的同人擔任調查。孤軍社又約沫若為調查報告的編輯。

調查是分路進行的，總編輯更要把各路都溜覽一下。我於是便也被邀入為宜興的調查員，因為沫若是不諳江南土語的，所以他約我做他的翻譯。

十二月一日從上海動身，同月的七日午後歸來，算首尾跑了一星期。

認識了故鄉的美麗的羣山，雖然祇是羣山的一小部份；憑吊了江南的新戰場，雖然祇略略聞見了一些梗概；一星期的生命總算不是完全白度的了。

途中也糊糊塗塗的生了些感觸，寫了些日記。回家以後，環境變了，便忘了途中的感觸，翻出日記來看，也東一句西一句的自己都莫名其妙。

一星期的見聞難道便是這樣嘿嘿的由他像朝霧一般消失？

不！不！這應得把他從遺忘的淵中釣出來。

釣出來！點着煤油燈，抱着銅腳爐，攤着原稿紙，執着秃尖筆，皺着眉，定着眼，夜以繼日的苦苦地用心把他釣出來。

遺忘的淵中記得是藏着不少珍寶。但苦苦地用心釣出來的只是一些破銅爛鐵，一些見不得什面的舊貨。

待不要吧。又算是會苦苦地用心釣了的。

好在破銅爛鐵還有收舊貨的人在收，而且或許竟會夾着一二件可以把玩的古董。——但是要買舊貨的主顧的眼力。想到有任用什麼苦心而釣不着一屑東西的時候，拙劣的

漁夫心中也暫時算是滿足了。

一九二五,一,五,於南翔

附記 箬船是一種走山的草鞋,是故鄉湖州山中產物

2 出發之前

自從沫若把決定同住宜興調查一星期的話告訴我聽後，我立刻想起，我自己在出發之前，有兩件必要的事情待做：一件是幫沫若預備他家裏一星期間的食糧，一件是送我的母親回南翔。

沫若此次回滬後，在環龍路租了一間房子。他沒有雇用人，而且也不主張雇用人。他的夫人對於上海的情形是不熟悉的，因之上街買辦的職司，便由沫若一力擔任，有時我也去做他的幫辦。現在買辦幫辦通要走了，那麼這一星期間的沫若夫人，豈不要成了絕糧

於陳的孔二太爺。洙若在事前也曾顧慮及此，後來想起天氣已冷，不比夏天，糧草的貯藏是易於爲力的，心裏便也釋然了。不過明天既要走，一星期的糧草便要先預備起來。我既是幫辦，自然便有幫他預備的義務。一塊錢的火腿，一磁缸的紅燒肉，一大碗的炒醬，一大碗的熟豬油：這是我兩日前就替他預備的；但是太少！不够！洙若自己便去買了一塊錢的乾粉絲，二條燻乾的魚；花生，胡桃……但是還不夠！而且鹽，醬油，都待買起來。我和洙若說不要忙！祇要有錢，一個早晨便可以統統辦好的。洙若說：好極！好極！便請你幫忙吧！於是這一個採辦軍糧的美差，不費吹灰之力被我輕輕的一手撈着了。

採辦祇是我的兼差。我另外還有一件正經的公事，便是送我的因兵災而遷居上海的母親回南翔——收拾家裏的殘物。

母親是九月五日出來的。出來的時候，滬

寧客車已停駛了。那時我們家中還有四個人：母親，五妹，六妹，我。

我起初是不預備逃避的。我以為此次兵事也和去年一樣，祇是一種虛張聲勢的謠言，母親是相信我的，因為我滿口說不要緊，便也坦然不以為意。我們買了一石米，一瓶醬油，一瓶清油；鹽，糖，火油都準備了一月用的；柴是纔上了不久，足可以燒到年底。我們是預備關門自度太平年的。

八月二十七日，我送大姊到丹陽；二十八日，送三弟到上海；大哥到天津，父親到宜興，都是我去送行。我在車站看見了堆積如山的箱籠，湧湧如潮的人客，和月臺對面的戎裝的野人——兵士，莫名其妙的也感着一種將有大禍到來的異常的興奮。在那時我也曾起過避往上海的念頭。但是我的自信畢竟太強，畢竟以為無須逃走；我心裏暗暗在好笑那些爭先恐後地擠上滿了座的客車的逃難人是太膽小，太自愛。啊啊！我在那時要是也會胆小一

些，肯自愛一些，現在就不致如此狼狽了！啊
啊！不中用的大胆！害人的自信！我要咒咀你
一千遍！

外面的風聲一日日的緊急起來，左右隣
居都遑遑然若不可終日。我家裏雖仍安居若
素，不過我的心裏漸漸的也不大自在起來。爲
了要覺得外面消息而定的一份申報，祇看了
兩天便不見送來。走到經理處去問時，經理處
早已關了門，據說也走了。滿街的人都遑遑然
的說：火車沒有了！黃渡已開火了！亂七糟八
的消息，令人心裏的不安漸漸變爲恐慌。走回
家裏，母親似乎也聽得了外面的惡耗，滿臉都
是憂愁，默默的坐在那裏。我也默默的坐了下
來。一種不可言演的慘但在靜默中交流。

——靈兒，真的不要緊嗎？

母親沖破壓人的靜默，猝然的問我。

啊啊！真的不要緊嗎！我怎樣回答我的母
親呢？該死的東西！你的自信呢？你是滿口說
不要緊的！你是嘲笑他人避難的！你是反對父

親的移居上海的計劃的！該死的東西！你還敢滿口的說不要緊嗎？……我因母親的問而想起未來的危險來：交通已斷絕了，兩個年幼的妹妹在家裏，母親又是經不起勞碌的，要是真的開起火來……啊！可怕！我不敢設想下去，我也沒有話回答母親，我祇是望着天井中的一角鉛青色的天，默默的怨恨自己，痛責自己。

——寔兒，真的要緊起來，我是不要緊的；祇要想法把兩個妹子送到上海去就算了。

做母親的總說自己是不要緊的，什麼事情總是先顧慮到子女——這就是母親的心情了。但是做兒子的呢！什麼事情總是懶，總是貪省力，總是把不可收拾的困難拖到家裏來。啊啊！母親真的不要緊嗎？！何況還有兩個妹子！於是我覺得要是真的有了意外，我的窮禍可闖得不小！但是要想法到上海，又是一件難事。層層的難題湧上心頭來，我真把我自己怨死了。

母親看出了我的爲難便也不再說什麼。兩個妹妹是始終默默的未曾開口，祇有恐怖的靜默伴着黃昏的暗黑緊緊的裹在四個恐慌的心靈的四周。

其後的二天，我打聽得另外有一條路可以經大場到上海。恰巧大姊也在上海寫了一個信來，說已經到了上海。其時街上的情形是一發混亂了。報既沒有，無根的謠言便像嘴裏的白痰，吐得滿街都是。我已把我從前的自信完全取消了。準備了而未用的柴米油鹽也顯不得了。我決定也要逃到上海。但是胆大的我在那時居然會特別膽小起來。我恐怕沿路或者有什麼危險，我一定要先去走一次纔能放心。四日的早晨，我惴惴的別了母親和妹妹，隨着一輛別人雇的小車出發了。

從南翔到大場是十八里，大場到上海又是十八里。我整走了一日，晚上五時回家。就在那晚，黃渡開火是證實了。在西街的人都往東街跑，據說西街上統是兵，要拉人，拉人去

抬傷兵，埋死屍。一個盤着辮子的酒糟鼻子的鄉下人，提着一隻竹籃，——籃裏有一只酒瓶，跑得滿臉通紅，氣噓噓的攔住一個正要往西的鄉下人說：

——阿林！儂（你）阿是要到西海（面）起（去）阿（嗎）？啊呀！快點轉起（去）罷！西海（面）滿街多是傷兵，四面拉寧（人），阿丟已經撥（被）係（他）得（們）拉得起（去）哉！寧（幸）區（虧）唔（我）奔得快。一根扁担阿（也）分（未）耐（拿）。

——阿真割（的）呢啥？！

——唔（我）作啥（爲甚）騙儂（你）！

阿林真的不敢往西走了。由西街來的人只是多起來，而且帶來了比人更多的無理的謠言。於是東街上的店都關了門，鄉下人紛紛的走到了市稍。

——南翔真的不可再留了，一定明天走吧。

我一面想，一面把乏透了的身體運到家

裏，頹然的倒在床上。

一天的炎熱和勞乏把我累得生病，夜飯也吃不下，頭裏沉沉的昏痛起來，遍身發燒。母親和妹妹在收拾明天要帶出去的東西。因為我說不能多帶行李，所以她們把帶不了的東西放些在不易找到的地方。我倒在床上默聽着她們，熱透了心裏忽然憤怒起來。她們每藏匿一件東西，我覺得像在侮辱我一般，我便憤怒一次；後來我忍不住了，大聲的禁止她們。這種憤怒也不知由何而來？現在想起來，或許是羞愧和懊恨的結晶吧？真該死！那時若能依了她們多帶一些，多藏一些，現在的損失也可以減少一點呢。

一夜沒有睡着，祇是頭痛得利害。天未亮便起來，一只藤箱和一個鋪蓋已收拾好了。她們受了我的恐嚇——我異想天開的告訴她們，多帶了東西在路上是很危險的——真的不敢多帶東西。但是幾間房的東西要歸納在這兩件小小的行李中，試問收拾的人的心裏

將怎樣難過？當時我那能想到她們的心理呢？我把收拾好的籐箱和舖蓋拿下樓來。匆匆的把預備好的早飯煮吃了。昨夜叫好的一輛小車已吱吱推來門口。我好像兵已殺到身後的樣子，迫不及待的催她們上了車。車夫推起車子，母親還幾次回頭望自己的房子，我是什麼都不管，祇曉得住上海跑了。

我們就是這樣輕裝減從地冒着秋日的驕陽到了上海。

現在想來：我所作的事實在太荒謬，對不住我親愛的家人，尤其是我的母親。雖然母親愛我，並不因此數說我，親愛的家人也不責難我；然而我的自責是使我格外難受。我祇憑了一己的謬見，一會說不走，一會又說要走。我並沒體諒我母親，安慰我母親，幫助我母親。我妄用了我的能力，把母親的心傷了，把她的家業毀了！啊！該死的我啊！母親臨走時眼看着她苦心保住的一些小小家業要淪入兵匪之手而不能帶去一屑，她心裏的難過是怎樣地

深切啊！然而她信任她的兒子，以為帶了東西在路上是很危險的——她一定不怕自己有危險，而怕危險及於她的子女——便也決然的捨去了。她始終不肯露出一絲愁容來傷子女們的心。愚蠢的我，也始終體貼不到母親的苦心，祇是任着自己的性子。啊！該死！該死！我要罵自己一萬個該死！

亂糟糟的在上海住了二個月多。這二個月間我回到南翔三次，南翔的鄉人也傳來了好些消息。一次一次總是報告家裏的損失，最後的一次消息，纔曉得家業全毀了。

眼看着僅存的一些家業這樣銷毀下去，誰的心裏都感着不快的。

然而既是成了無法可想的事，也就不必再記掛着牠，我們大家勸解母親，母親也安慰我們，總算人口都是安穩的，比我們遭遇更慘的恐怕還多着呢？我們大家用這種話互相慰勸，不快因之減少了許多，然而我總覺得犯了一道不可挽回的死罪似的，異常難過。

戰事完全結束了，母親想着要回南翔了：一則要回家看看，二則住在親戚家裏總不甚方便。我知道母親看了被兵匪毀壞到不可收拾的家，一定要大感不快。但我也沒法阻止。我羞愧我自己的能力太小；既不會立刻把南翔的家修理恢復起來，又不會在上海另創一個家來安慰母親。我祇得一次次的牽延下去，好像想躲過了這重難關——其實明知是躲不過的。

母親一日日的催促，我知道不能再延緩了。況且我又要到宜興。六七日當中我不在上海時，母親或者要感到更大的不方便而生別種的不快。還是就送回去吧，遲早終是要回南翔的。我這樣一想，便與母親約定了日子。

那日我在沫若處出來以後，便走到母親那裏。母親已把行李齊好了。我們毫不耽擱地動身往車站。午後的一時許，母親和我已到了睽別三月，面目全非的家門口了。

家裏的凌亂破敗，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第

一次觸到我的眼簾的是一扇體無完膚的板門。門攀門門都沒有了，可感的鄰人把片片的木條七橫八豎的把牠釘在門框上，纔勉強算立住了。毫不費力的把門打開。滿地都是破壞的東西——衣裳，零布，書，字紙，碗，筷，字紙，零布……——堆鋪着，從門旁的一口井邊起，一直鋪到客廳裏，廳背後，扶梯腳，扶梯上，樓上，房門口，房裏，椅子上，床上，櫃裏，窗欄上，……各處都是舊的衣裳，碎布，書，字紙，字紙，字紙破布，破布，破布，灰塵，灰塵，灰塵，……我們十分仔細地找，想把腳踏在實地上。但結果仍是在破布和字紙的堆積物上踐踏，踐踏得腳底咕呱次差的怪響，而且把灰塵踢起來，蓬得房裏像是佈了濃霧似的，不由得大家都咳嗽起來。

我們咳嗽着在蓬滿了灰塵的房子裏走了一遍，母親順手用手帕把一只沒有翻身的椅子拂拭一下，便頹然地坐下，愴望着滿地的破敗的堆積物。

我知道母親心裏在不快，在傷心了。這不能說她度量小。許多許多他心愛的東西，她手創的東西，有些還是姘時的東西，比我的年紀要大上許多的東西，現在幾乎都失去或毀壞了，會不令人觸目傷心嗎？而且已經凋零的家業，又何堪再經如此狂暴的風雨？！還幸虧二個月來因大家勸慰的緣故，母親已心淡得多，今天不致傷心過分了。

我扶在一隻翻轉了身的檯子的腳在默想時，母親已立起來走到樓下去。

——震兒！你來看啊！

母親笑着在樓下高聲叫我。

——啊啊！該死的東西！虧他們會做得出！

我順着母親的聲音走到鄰家的廚房裏一看，不禁也笑了起來。一隻用舊的便桶倒放在鍋蓋上，灶前灶後都流滿了穢物。

——啊啊！這大概是大軍閥所留給人民的唯一的恩澤了！

我們再走上樓。房裏的物品無一件不告訴出這次兵士的殘暴與愚蠢。每一只抽屜都抽了出來。每一只椅子都倒翻在地。櫃裏的衣服大半沒有了，賸有許多破舊的便從櫃門裏掛下來，一直連到地上的破物堆上。幾只略爲完好些的箱子都不見了。有幾只自搬家到南翔後未曾開過的破箱子也被打開了，許多陳舊的無用的古物都亂堆在地上。床上的被褥帳子也空了。母親踐着破物走到自己的床前。

——啊呀，我的一付白銅帳鉤也被拿去了！真可惜！從前買的時候就值三塊錢哩。……床櫃裏的三只腳爐也都拿去了，手爐也拿去了。一只煖鍋也拿去了。真氣人！這只煖鍋我纔把牠擦乾淨得不久，倒被他們去用了。……該死！又是一個便桶倒翻在床下……石灰桶也打翻了！怪不得，一屋子都是灰。……一只果盒也踏碎了，盒蓋呢？……一張照片，……又是一張照片，……該死！滿地都是尿，……嘍！這幅畫倒沒有拿去！你看踏得這種樣

子！……啊呀！不好了！這麼多的灰塵！

母親仔細的在床邊的破物堆裏一面翻，一面叨叨的說。一幅掛在房裏的立軸壓在破物的下面，母親想把牠抽出來，積了不知幾日的灰塵和石灰被這一抽便都飛揚起來，沾得母親一臉一身都是。立在房門口的我也被波及了。

——母親！慢慢的檢吧！還是讓我去把楊媽叫來先把地方收拾出來再說。

——也好！

我把楊媽叫了來，三個人爬上落下的收拾了整半天，弄得遍身都是灰塵，吐出來的唾液也變成灰黑色的了，然而房子裏還是破布，碎紙，灰塵，沒有一片淨土。

天已漸漸的黑下來了。

——靈兒，碗箱也被打開了。你看！十只碗裏不曉得可能有一只不破的；……不曉得他們是什麼居心？書既不要，做什麼把整箱的書一齊翻出來？……好的被拿够了，這條破絮

便擲在灶窩裏了。……

家裏到處都充分表示出戰爭的破壞，便到處都刺傷了母親的心。母親樓上樓下的走；檢起這一件東西，便嘆了一口氣；看見那一樣東西，又數說了一句。我知道母親對於家裏的每一件東西都是十分惋惜的。非但母親，便是常在外面的我看了家裏這種無物不破的樣子，心裏也異常懊惱。

——我家裏還算好哩，西街上燒掉了房子的纔真真可慘！那天我聽見人說：泰康橋吳家祇有婆媳三口，逃的時候也一些東西沒有帶出。後來兵把他家房子燒了。婆婆回來的時候，自己家業成了一堆瓦礫。可憐她痴痴的立了一會，竟會暈死在火燒場上。後來聽說是救醒了的。如今也不曉得她們怎樣過活？

我無聊地用他人的慘劇來比較，來安慰我的母親。

母親果然暫時把自己的傷心忘了，祇顧替那個暈死的婆婆難過起來。大家怔怔立在

塵霧中出了一會神。後來我想起今天還要趕回上海，便又匆匆的和楊媽收拾了一陣。房裏還沒全乾淨，但是開車的時間已在催促我了，我祇得與母親作別。母親叫我早日回來，我答應從宜與回上海便先到家裏。我走出門，母親替我拍拍身上的灰塵。我便把母親一人留在家中，我自己坐了黃包車，趕乘六點鐘的火車到上海，預備出發了。

3, 首途記

十二月一日，星期一，晴。

乘下午三時二十九分滬滬區間車離滬。七時半至
無錫，住無錫飯店二樓十七號。

心裏記憶着一件什麼事情的時候，晚上的睡覺終不會酣。好比我：昨日南翔上海，樓上樓下，整整忙碌了一天，人是疲乏極了。照例應該可以睡得很酣了；然而倒在床上的時候，翻來覆去的老睡不着。一會兒想到明天早晨要買的東西：青菜，白菜，山芋，糖，麵粉，醬油，什麼，什麼，……一會兒又想到到了宜興怎樣着手調查？應該到什麼地方，……最後，

纔從上海回到南翔家裏的我的母親，緊緊的把我的心兒揪住了。

——家裏不知收拾乾淨沒有？成用的東西不知可還有些？母親的不快可能自己寬解？一人睡在一宅破敗零落的屋子裏不害怕嗎？什麼東西都給兵毀壞了，不太不方便嗎？……剛纔又聽見謠傳上海附近將有戰事，母親一人在家，能不為謠言所恐慌嗎？況且謠言或許成為事實；假如我耽擱在宜興的時候，南翔又有了意外，叫她一人怎樣辦呢？……

我想着，不由得便起了過敏的推測，着急來了。我很我自己起先為何想不到這些難點，貿然的便把母親送回南翔，而且讓她一人留在家裏——到處令人傷心的家裏！不過住在上海親戚家裏，母親心裏也是不快的。這實在是兩難之事！沒有辦法！

——但願謠言畢竟祇是謠言吧！祇是謠言吧！過了一星期我回來後再有什麼變卦吧！

我這樣自私自利禱祝了一陣，混亂的心

裏覺得好過些。同住在一房的區君的鼾聲把睡魔送到我的頭裏來，我覺得太疲乏了，也就模模糊糊的睡了去；然而不安定的一顆心依舊使我做了大半夜記不清楚的怪夢。

醒來已八點過了。忽忽的把簡單的旅行具齊好，便趕到小菜場買了十斤大青菜，一顆半黃芽白菜，六斤山芋，還有半斤紅棗。叫了黃包車把我拉到環龍路，付車錢的時候，車夫連聲的叫：

——大司務，多給一個。

嚇！大司務！我要真的是一個大司務時，我倒可以在上海的人羣中驕傲了。我那時可以用吃洋飯三字嚇人，我可以用洋涇浜和洋人對話而令人稱贊我是天才，我每個月可以有比小學教員薪水還大的定額收入……啊！我能比得上他嗎？！第一，我不會說洋話，這便萬事休了！何況又是一個荒唐漢！一個不通世故的呆子。

牢騷是一發而不可收的。車夫叫我幾聲大司務，便要怨到說洋話，荒唐漢與呆子。幸虧沫若已經把門開了，把我招呼了進去，我纔不致再連類而想到碩士，博士，大學教授等等上去。

我又去買了一袋麵粉，一斤肉，四角錢糖，一瓶醬油，回來吃畢飯，沫若把家事叮囑了幾句，便趕上車站來。

到北站時是三點十五分。我們買了兩張三等票，緩緩的走到月台上。客車停在月台的左側，右側是一列兵車。我心裏突然一驚。

——啊！上海真的又開到了兵！

——沒有什麼事吧？

沫若且走且問的和我擠上了車。

三等車裏已經坐滿了人，找不到位置了，我們祇得站在車門旁候補。我把眼向門窗外張望，一列兵車又射入我的眼簾。

這一系列兵車有多少輛，我沒有細數。大概有四五十輛吧？一個巨大的車頭遙遙的停在

月台線外，看不清楚是幾號。車頭的後面是一輛三等客車，再後便是有蓋及無蓋的貨車。有蓋的蓬車與無蓋的廠車是間隔着掛的。蓬車中是徒手的兵士，他們的臉也都向着我們的車。兵士而外還有方桌，籐椅，茶壺等等用品和他們的細軟行李。他們有的高踞在桌上，有的斜臥在籐椅中，有的便蹲在地下；他們的臉上都顯出一種蠢笨的粗暴和驕傲，他們要算是最自由的浪漫式兵士了。蓬車前後是廠車。廠車中如山般盛載了一切家具：床架子，籐榻，美人椅，碰和桌，八仙桌，太師椅，單靠，紅腳盆，蒸籠，籐椅，竹床，衣架，衣櫥，浴盆，什麼，什麼，……

——奇怪！這些兵士帶了這些傢私做甚？

——這大概便是他們的戰利品吧？

——什麼戰利品！人家家裏都空了，他們的車上自然要堆起來了。

——他們是什麼都要的，就是鍋子他也要拿了去。

——強一強他就要用蠻！真混帳！打起仗來祇會放空砲，搶劫的本事倒是一等。

立在車門口的旅客對了那列滿載家具的兵車在連譏帶諷的吐出兩月來所受的怨氣。那些家具的主人們仍舊定着蠢笨的臉望着我們的車。也許他們也在議論到這些家具的原主人們而加以侮辱的話吧——這又誰能道。

——唔！這把茶壺倒很像我家裏的呢？

我忽然看見一個兵士捧着一把精緻的銅茶壺在嘟嘟的呼。他把兩臂撐持在一張紅木半桌上，兩只眼睛好像注視着我。他把茶壺嘴對着自己的嘴，喝了幾口茶，又放了出來，他的一種蠢笨的傲慢的樣子，我真是心裏火發；我幾乎想走下車去把那把茶壺奪下來。

——全平，你的照相機呢？照他一個照吧。

——不行！太陽剛巧背着，照不清楚的。

我隨口的答應沫若一句，其實我因為這把茶壺又想到南翔家裏破毀的情形而無心照

相了。

隔車爲一等坐。我正呆望着那把茶壺在亂想的時候，月臺上似匆匆的來了一羣人，競向一等坐的門口肅然鞠躬。他們的非常態度引起了我的非常注意力。我和沫若說：

有人物走了，你看！

說着，我更走下車去探望。

果然有一位遺老模樣的白髮老者藹然立在門口。豐腹的三角形臉，臉上皮色紅紅的足以證明他的營養充足。戴了頂棉瓜皮帽，穿了黑緞子馬褂。我看時，他正用一手批着疏長的鬚，眼望着送他的人羣，態度十分雍容。

我重復上車，倚着窗門子細的看那羣送客的人。

他們一總是五個人，兩個並立在前，三個成弧形屏立於後。後面的三個，一看就顯出一種可憐的神氣。身體既不魁梧，臉色也十分憔悴，一式的黑帽紅結子，偷偷的躲在後面。我始終沒有聽見他們講過一句話，好像他們來

送客是祇管鞠躬似的。前面的兩個便大不然了。一個是撇着黑八字鬚，面目清癯的老者——他的清癯好像是阿芙蓉替他造成的——兩個小圓的眼睛顯得他十分精明似的不住閃動，他和車中的老者好像是多年的老友，所以他的態度似乎十分灑脫。他常常走近車門和車上的老者低聲密談，一會兒又退遠兩步十分自得的高聲笑語着。立在他旁邊的是一個面圓身肥的壯年人，穿着大團龍花紋的黑緞馬褂，圓壽字花紋的藍緞袍子，踏着黑緞鞋子。他的豐滿的圓臉上矜持得沒有一些笑容；胖胖的身體也十分端正挺立着，兩臂分乘在左右肩下，一些沒有彎曲。他的態度實在恭敬而莊重，為其餘四人所不及。他的目光是常常垂下，好像佛眼。等到車中的老人和他說話時，纔緩緩的搶上一步，頭微微仰着，眼光也舉了起來，向着車門。車中說了一句話，他的圓頭微微俯了一下，兩手和身體依然不動。車中的話說完了，他又退了一步，目光又下垂，

又恢復了原狀。他始終保持住他的恭敬莊重的動作，雖然車中的老者常常要和要他說話而他要常常進退。

——你看他的一舉目，一俯首，都有嚴密的章法，真不容易。——沫若看了多時笑着對我說。

——於此可見做官也是很煩難的事。

——這也是一種藝術呵！

——是的！就是所謂人生的藝術了。

人生的藝術！我們兩人都笑了起來。

車漸漸在蠕動了，那羣送客的人都深深鞠躬下去，人生的藝術者的鞠躬竟超過了九十度而幾乎成了一只六十度的銳角。

——怪不得鞠躬要先脫去帽子！

我呆呆的想。

車漸漸駛出了月台，陽光便漏進車裏來，車中斗然明亮；人生的藝術者不見了，捧着茶壺的兵士也不見了。心頭漸漸爽快起來。

雲野村樹一幕幕的在眼前閃過去，我們已過了閘北，過了麥根路，馳騁於田野的中央了。秋風嗶嗶的把立在我身旁一位旅客的頭吹得祇顧往裏面縮，我祇好把玻璃窗提起，隔玻璃欣賞窗外的自然。

——齊燮元的大本營便是這座大白房子。這一個個的都是兵士的灶，有些長的是烘麵的，這種圓的是煮飯的，頗有不同。哪！這片草地都給他們踏荒了。

經過真茹的時候，那位怕風的客人向我們這樣說出他的戰事知識。我們便隨了他的指導，看看暨南的校舍，又看到車站旁泥地上的眼，果然有圓的，有長的；但是長的極少：黑黑的烟煤還附在眼內的泥上。一大片草地上的泥與草都被踐荒了，一看上去就可以想像那時人衆嘈雜的情狀。這還是戰後駐兵的地方，若是相持不下的戰場呢？這幸是叢生雜草的荒地，若是棉綻稻秀的農田呢？啊啊！這次戰爭中相持不下的戰場不都是棉綻稻秀的農

田嗎？可憐的農民！你們今冬的希望全被他們踐荒了！

泥地上有一條狹淺的水溝，溝水極髒，積了許多穢物。

——那班兵士真是衆生，吃的水在這條溝裏，排泄也就在這條溝裏。真是野蠻東西。

那位客人娓娓的講給我們聽，我的心裏在可憐那些兵士的生活的卑下了！忽然又想到他們的殘暴行爲來，

——這班東西本來都是壞貨，同禽獸也差不多！

我憤憤的說。但我的良心使我重又想起：他們若是有了好好的家業，受了好好的教育，也許不致於這樣吧。他們窮得沒有飯吃，他們又沒有讀過餓死事小的聖訓，又沒有大人先生代他介紹職業，他們祇得當兵了。你若說他不該如此作惡，但是他領不到薪，領到也祇幾塊錢，够什麼？紳籍富商們有智識財產和勢力來豐富自己的生活，滿足自己的欲望，兵士祇

間，這大概是所謂散兵濠的了；有一個狹長的蜿蜒折入低地而不見，大概便是最長的了。許多農屋的頂上開了六七尺七八尺徑的破洞，牆上的小的破洞不計其數，有幾處房子的門窗都沒有。二十四號橋下是一道狹隘的淺浜，蘇浙兵便在那裏相持四十日死了三四千人，耗了無數子彈。黃渡，安亭，陸家浜三車站上的木柵都拔完了，站旁泥地上也留有軍灶的痕跡，與真茹相仿。田裏的棉楷已枯黃了，憔悴的白花還零落地綴在枝上，地上也四處鋪着。本來應該在家裏彈絮紡紗的農婦還瑟縮地穿了破舊的秋服在田裏揀花。

——你們仔細看！大凡田裏的女人十個有七八個戴着孝，不是父親兒子，便是兄弟丈夫。

對坐的旅客——起初是立起來把身體扭轉看着窗外的，現在坐了下來——悽然地說。我們聽了，我心裏也慘然。雖然他的話不是科學的批評，然而農民的慘狀已可想見了。

的注視着搜尋兵爭的遺跡。沫若看了一會便向我說：

——也沒有什麼啊！

——上一次我到蘇州時在此處曾見幾道戰壕，不知現在可曾被鄉人填沒？

我自己懷疑起來了。

——有的，還要過去些纔能看見，有幾道很長的據說有里許長哩，安亭那邊還有一尊大砲。

對坐的旅客回頭向窗外一望，便又和我們談話起來了。

他的戰事知識確是十分豐富，他能把窗外所經過的戰跡一一指示出來。

——這是短的戰壕。前面有一條很長的戰壕，是蘇軍的。這是砲彈打的。這所屋子上有不少槍彈洞。……

我們十分感謝因他的指示而見了長短的戰壕——三四尺深淺的土坑六七尺闊，有的八九尺闊，有的一丈多長，零零落落的散在田

間，這大概是所謂散兵濠的了；有一個狹長的蜿蜒折入低地而不見，大概便是最長的了。許多農屋的頂上開了六七尺七八尺徑的破洞，牆上的小的破洞不計其數，有幾處房子的門窗都沒有。二十四號橋下是一道狹隘的淺浜，蘇浙兵便在那裏相持四十日死了三四千人，耗了無數子彈。黃渡，安亭，陸家浜三車站上的木柵都拔完了，站旁泥地上也留有軍灶的痕跡，與真茹相仿。田裏的棉楷已枯黃了，憔悴的白花還零落地綴在枝上，地上也四處鋪着。本來應該在家裏彈絮紡紗的農婦還瑟縮地穿了破舊的秋服在田裏揀花。

——你們仔細看！大凡田裏的女人十個有七八個戴着孝，不是父親兒子，便是兄弟丈夫。

對坐的旅客——起初是立起來把身體扭轉看着窗外的，現在坐了下來——悽然地說。我們聽了，我心裏也慘然。雖然他的話不是科學的批評，然而農民的慘狀已可想見了。

車停在崑山，久久不見開車，說是前面有兵車要開來。暮色漸漸散佈原野，我心焦得頻頻立起來探頭向窗外張望，結果祇是廢然的坐下來用談話來解除心事。

對坐的青年已和我們和洽起來，我們也因他的熱心的指示而樂意和他談話。我們纔互通了姓氏，我纔曉得他是姓楊。

楊君善談使我十分驚訝。他從車離開南翔時起始，一直到蘇州他下了車。中間他滔滔不絕的講了將近三小時的話。他的嗓音是如此地好，使我僅略略問答着伴他，我的喉頭已癢癢地十分乾枯。

所謂談話當然不比演講，是沒有一定的範圍的，我們更是漫無目的地天南地北的說着消閒。楊君又是多見聞而善談的人，他談話時的態度十分逼真而引人的注意。雖祇是太倉紡織公司的採辦員，然而他有許多見解是商人中所僅有的，不過他談的話太多，我的腦

子又壞，記不了許多，真辜負了他了。我最佩服他所講的紗廠不振的原因。他舉出許多理由說明華紗終敵不過日紗。他說：華紗廠的用人是祇顧情面的；無技者居高位，勤職的反碌碌無所得。他說：華紗廠的經濟沒有外國紗廠靈活，祇能借債敷衍，非但不能利用時機，反而坐出利息。他說：華紗的技術也總不求進步，又不講信用，所以較優美的日紗廠乘隙而入。另外他還說了許多。總之，他的理由說得又透澈，又着實，我覺得比我從前看見的一本什麼大學的教授所編『華紗不振之原因及其改良策』要切於實用得多。可惜我記不全了！不然，記下來也可以印成一小本冊子。——但是也無用，楊君不是什麼紗廠的經理協理，我也沒有什麼碩士博士教授的頭銜，編了書有誰來睬你？！

暮色黑黑的緊壓在玻窗上，野裏的景色已被黃昏吞沒而看不出了，黃黃的燈光從車頂上倒射下來，人氣與白霧在燈光中繚繞着，

車中朦朦朧朧的完全變了樣式。坐客都紛紛起了攪動，火車已駛入蘇州站的月台了。楊君中止了談話！很殷勤的與我們點首道別，大家說再會。

人生太離奇，無故的遇了，又無故的散了；以後的遇散又誰能預料。啊！再會喲，已往的一切歡快都是永別的再會了。

蘇州到無錫祇是一小時的旅程，我們繼續着楊君的談話，加上了許多批評的感慨，倒也不覺得寂寞。一會兒已到了無錫站了，攘攘的一同下了車，擠出票門，拒絕了黃包車夫的歡迎，步着崎嶇的石子路，衝着黑暗，直向燦爛着星似的燈光的無錫飯店去。

十二月二日，星期二，晴。

乘新裕公司船，上午十時半離錫，下午七時五十分抵宜興縣城，住新旅社二樓六號。

昨夜睡時已是上午的一點鐘了。睡前沫

若和我暢談了不少話。沫若向來是不甚喜歡講話的，但有時忽然高興，也會暫時變成一個最最喜歡講話的人。我們談話的開場是走進無錫飯店二樓十七號的房門的時候；茶房把一盆洗臉水端了走進來時，我們已講得十分熱鬧。是那一句話開場的，現在完全記不起了。我祇記得我們滔滔不止的講了這一樣，又講那一樣。我們的談話本來沒有什麼一定的範圍的，沫若更是興之所至，觸類旁通的無所不講。越講越有興，越講話越多，越聽越有味。起初兩人說話的分量還差不多是相等的，到後來沫若講到關於他自己的一切故事上去時，我怔怔的聽出了神來，問答式的對話幾乎變為演講式的獨語了。

沫若講到他自己的故事還是我把他引起的。起初我和沫若說起我從前曾有一種怪特的毛病，往往做一件新事情，或者到了一個新地方，總覺得是已經做過或是已經到過的，心裏恍恍惚惚的便如有所失，異常的不舒服起

來，就如現在，我在這裏講話，好像從前也有過如此一回事的，一想起時，心裏就有一種說不出的焦悶。我記得從前看過一篇譯的小說，題名和著者譯者都忘記了，內容也有些恍惚了，大約是說到一個煩悶的青年，他永遠覺得他是在溫習向來已經做過的事，已經踐過的路，而毫沒有新鮮的樂趣。他苦極了！想盡方法去做人所想不到的事，走入所找不着的路，然而到走着或做着的時候，又覺得依舊是從前經歷過的……最後他便去殺人，以為總是新事了，他可以享着新鮮的樂趣了，但刀刺到人體軀中時，立刻發現這也是已做過的事……最後好像他是自殺了。他的病我很有些與他相像，這不知是什麼緣故？沫若說他有時也有如此的現象，大概是由於神經的錯覺。因之便說到意識與神經的關係上去，又因之而說到夢。——沫若說他十八歲時曾重病二月幾死，病中做了一個離奇怪幻的很長很長的怪夢。夢中有許多似乎是出乎意外的不可能的

事，但無非是因新觀念注入舊經驗中而生的幻象。接着他很詳細的說到他的病的危險。說到他的母親的焦急與悲痛。說到他在睡眠狀態中能決定要吃那一個醫生的藥，但他自己並不知道。……

他又說到他在學校中時的趣劇。他說那時學校中的學生的程度似乎比現在要高一些——當然從國學方面說。他說他們常常對對猜謎作消遣，做詩鐘是格外的起勁。因而說起批評文藝的不易，因為批評家眼中的優劣，會恰與創作者相反的，他說起他做的詩鐘；有一個是痰盂與茶壺，他做的是——

平生腹滿皆珠粒，寒夜客來當酒瓶，

又有一個是月中紅與拿破侖式頭，月中紅是成都的一個名旦，他做的是——

小謫蟾宮善歌舞，閒分鴉鬢學英雄。

這兩個他以為前面一個是更好的，因為他是用了咳唾九天成珠玉和客來茶當酒的典；他自己以為很巧，後面的一個便是湊起來

的了。但是評判的人把前面的一個說得不如第二個。不過有时的眼光也會差不多，就如有一個是暗射地圖與芭蕉，一個姓洪做的是——
滿壁玲瓏空世界，一窗烟雨綠簑衣。

做的人自己以為是好的，評判的人也說是不差。但是這種情形是很少的，這因為創作者創作時的意境實在不易推測的緣故。此後他又說及他幼時的許多瑣屑離奇的事。他忽而談諧，忽而莊重的說，我時問時答的聽，有時我也把自己的故事補充上去。後來我在寫日記，他已睡在床上，他還不肯休止，依舊戴了眼鏡，滔滔的講起他家庭中的故事。我日記也不想寫了，也睡到床上去細細的聽他說。

直到夜半一時，大家都覺地得很困倦了，纔收束了這次無休無息的談話而無聲無臭睡熟了去。

四邊還十分靜寂我已醒了過來。窗上現着暗淡的灰白，我以為天已在明了，然而人還

十分疲乏，想再睡時又再也睡不着，便在被裏翻來復去的胡想起來。一日來的經過只在頭裏旋轉，覺得又有許多話要說。但不知沫若醒了沒有？……

忽然我咳嗽了一聲；

——全平，你已醒了嗎？

沫若在問我了。

——我已醒了多時了。你纔醒嗎？

——我也醒了多時了，不知怎的再也睡不熟？

——好在天也亮快了，窗上不是吐着灰白嗎？

——不是天亮吧！是月色呢。

——唔！真的，四點還不到哩！昨夜睡了那麼一些時候？

我摸出表來湊着燈光看了，不由得詫異起來，然而想再睡時，談話的匣子已打了開來，再也收不住了，而且越講人越清醒起來，索性收起了睡意，一直講到大天明。

走出旅館到麵店裏吃了兩碗湯麵，出來看見一付賣熟豆腐花的担子停在路旁。

沫若說：我們吃碗豆腐花吧？

——好的。

兩人便立在擔旁連說帶笑地吃豆腐花了，許多走路的人的很詫異的眼光向我們投視着。

豆腐花是一種很嫩的豆腐，從熱的桶裏舀上一瓢來，再加上蝦米，香豆腐干丁，白糖，醬油，麻油，胡椒，辣油等等的調味品，便成了很可口的點心。

——我已十三年沒有吃過這種東西了，還是在鄉下的時候，離了四川就沒有吃過。

沫若十分嘖嘖的說，又叫再舀一碗。他已吃過兩碗了！——

這樣吃了又吃，在許多的詫異和輕視的眼光中，我們心滿意足地吃了五碗豆腐花，付了一百錢帳。價廉極了！暢快極了！

步行到輪船碼頭，問知船要十時半纔開，現在祇有九點多，離開開船的時候還很久，我們便在河岸上閒走。

離輪局不遠有一家廠，廠前河中停了一艘裝滿了煤的船，許多苦力正一對對的走上落下地運煤到廠裏。

兩個苦力槓了一筐黑煤，在一塊很狹很簡的長木板來去。我和沫若說：空身的人走時也許要失足，何況挑了重載。沫若微笑不語。

他們的動作很迅速，有一對最快的，二分鐘多便來回走了一次。但是也有一對很慢，走一次來回差不多要六分鐘多。

——這個年老的走的最慢了，到現在纔走出來。

沫若指着最慢的一對中的一個快要六十歲樣子的老人說。

——剛纔他不是同一個小孩子在槓的嗎？怎樣又同了個老人呢？我指着那個同老人在一起的一個半瘋子——他的頭上祇一半頭

髮——說。

果然，他們再從廠裏槓了空筐出來時，半獵子的對手是一個年纔十五六的很好看的小孩子。

我們恍然了：那老人和小孩因為體力已不夠，但又不能不作工，要吃飯便如此輪流地並力合作來做這力不能任的苦工；所以那個半獵子纔一會兒同了個老人，一會兒又同了個小孩，而令我們起了詫異了。

我們緩緩地走回輪局來，剛纔的詫異便又成了談話的材料。我想起我的朋友有個兒子，十五歲，面貌很像那槓煤的孩子——然而眼睛還不如他的清亮。他的家是很富的，他天天由包車送到一個設備很完備的學校中讀書。他呢？在這裏槓煤，將來自然一個是紳士，上流人，而一個是代替了今天的槓煤老人了。想到這裏，心裏就替那小孩子不平起來，然而這是社會的制度！是注定的！是他前世作的孽！！……

船已慢慢在河中浮走了，我們立到艙外來看光景：河岸漸漸斜到兩旁又緩緩地向後退去。兩岸的參差錯落的市房和河旁的闊狹長短的船舶漸漸由繁密而稀疏起來。曾留一宿的無錫飯店，也被船前的引擎的粗魯聲浪驅走到視線外去了。

過了一頂高大的石拱橋，兩側的水面漸漸寬廣，水質漸漸清朗，船下的水聲和船上的機聲也漸漸加猛，船首的水浪層層的湧向岸成白花——船行大概已達最大速率了。

現在我們的船已駛出市外，兩岸的市房不見了。憔悴可憐的枯木衰草，時高時低地隨着船身的傾起徐向目前移過。遠近簇生着禿了頭的樹叢；三五村落中的炊煙，裊裊散向高空。寒鴉的啼聲隨着機聲水聲叫破了野地的寂寞……啊啊！粉濃脂飽的江南的陽春天氣，到冬來祇贖了如此的一味荒涼的光景了！

在艙外滄視了一會，野風又催着我們下

艙去取暖。因為艙低舷高的緣故，僅僅一味荒涼的光景也送不到眼簾中來了。舉日向窗外斜視時，祇有一方青藍色的天低垂空中，淡描着幾朵白雲，隨着船身的傾起向左右搖動。昌昌的機聲，花花的水聲，合奏着緊喧的單調，好似想把旅客催睡去。啊！無聊的令人倦怠的艙下生活啊！要到什麼時候纔能終了呢？

——啊！不得了！已經三點鐘快了，過了洛社，運村還未到。運村過去還有和橋。啊！這一百五十里不足的水程，要走八九點點，真要悶死人了！

——要走八九點鐘？

——爲什麼不要！到宜興最早要在七點過後。

——不得了！不得了！那麼長的時候！我的工作又沒有帶來。不然，我倒很可以做一些事。

——爲什麼不寫小說呢？廢時利用。

——怕寫不出吧！試試看。

我們耐不住這無聊的倦怠的浸襲，商議着想把可貴的光陰從垂斃中救醒過來。沫若把紙鋪好，執著筆在構思了，我也依樣畫了一個葫蘆，苦苦的思索起來。

寫還未滿半頁，所謂無聊，固已不見，但是昨夜的倦怠忽又隨着現在的苦思而浸入我的意域，頭裏昏昏的再也寫不出什麼。

——睡一睡吧，據說精神是不宜過乏的。

我心裏這樣替自己的倦怠辯解。看沫若時已寫滿了一頁稿紙，又在起始第二頁了。

——倒底是個創作的人！

我暗暗稱羨了一會，模模糊糊的靠着船壁睡去了。

醒來已暮色朦朧，船角點着一盞油燈，灑出昏黃的弱光，沫若已不寫了，把稿紙收拾了默坐着在凝想。探頭向外細看，纔知已過了和橋，離宜興已祇二十里了。精神驟然舒暢起來。昏暗的燈光下，兩人重復把談話的匣子打開了。

前面的岸上突然喧鬧起來，電燈放着燦燦的白光，船行速度大減，乘客頓起忙碌……故鄉東門外的輪船埠頭已靠在船的左側了。

一九二四，一二，二三。

4. 三 航 記

十二月三日，星期三，晴。

午後一時雇乘航船離宜城，午後八時至蜀山鎮，住東坡書院。

這次我們在宜興算是留了三整天，便坐了首尾連着三天的航船，三航記便是這三天不足的航船生活的記事了。

這三天不足的航船生活，是這次旅行中最無價值而又令人難忘的生活。我們是三日上午上船的，中間上岸三次，五日的早晨纔離船。大半的光陰是極無聊賴地消耗於航船的蝸牛似的進行中，其餘的小半被紳士式的優

異的招待吞去了。能自由地被自己樂意使用的光陰，除了晚上的睡眠以外，簡直可以說是沒有。匆匆的上岸，又匆匆的下船，匆匆的開船；心急的我們在短促的時間中遇着悠然的優待，祇得一切都是匆匆的了。既然一切都是匆匆的，調查戰禍便成了虛話，成了毫無價值的道聽途說。但是因此而領略了雍容的紳士式的態度，享受了鄉下人對於官紳的友人的異視，總還算是一個令人難忘的人生的經驗了！

上船之前，我們先在宜興城中盤桓了半日。

宜興是我的故鄉，童時我與她朝夕共處有十四年。十四歲進了中學校，與她親近的時候已少了；十七歲時家搬到了蘇州，我與她便更疏遠起來。初別的時候，我是常常記憶着愛戀着她，想找機會與她親近；但這幾年來，因為生活紊亂的緣故，童時歡樂的心境漸漸變為一塊焦炭，一塊黑漆的死物，什麼都不記憶

了，什麼都不愛戀了。小汽船把我的軀體一程程的運近故鄉時，我好像祇是從家中走到街上一個，淡淡的我的情緒一些也不緊張。我是失去了故鄉的流浪人了！我是被故鄉遺忘了的無聊漢了！立在故居門前也引不起感傷了！

早晨我和沫若閒走的時候，我把他引到我故居的門前。

——全平，這房子便是你的故居嗎？

——是啊！我在這所房子裏住了有十五年。論理，多年在外，一朝到了自己家門前總是有多少感傷的！但是奇怪，心裏竟平常得很，一些沒有什麼。真的沒有什麼！我記得上一次回來時，曾酸酸的在門前流了好幾滴淚。這次的心，好似硬化了似的，一些沒有什麼了。

我們閒說着便立在門前瞻望，現在裏面是別姓的人住着，是我們搬家出來時租給別人的。大門關着，階石躺着，照壁立着……一切都和從前一樣，和我從前在家時一樣；不過

門上的油漆剝落得更利害了。照壁牆上的白墁也都風化壞了，近地處滿塗了街坊兒童的自由競畫，上端淡抹着一抹綺麗的朝陽。左右都靜悄悄的，時光還早，祇有換糞的鄉下人挾着長柄木勺在聲喚。濃厚的故鄉的情調在我四圍襲迫着，我的淡淡的心只是空空的掏不出什麼。

呆立了一會，緩緩地走出巷尾，再走上了城牆。

我們走上的是西城牆。城外便是煙波浩淼的西泖湖，晨霧還未全消，淡淡的浮在水上；晨光照着，耀成一片白色的輝光——幾只帆船像貼在空中似的在輝光中緩緩移動。西南隅的羣山，青得和天色一樣，輕浮水上。

——這是銅官山。這裏蝦籠涇，那裏影約的樹林和房子是土干。……

隨走隨說的我把我知道的地方指給沫若看。我覺得目前的景物還與我童時在城上偷耍時一樣明媚，但是我童時對於這樣明媚景

物的一種驚奇快感，現在是一些也沒有了。

越過了一個高大的瓦礫堆——就是所謂老虎墩的，現在是成了公園的一部了，頂上蓋了一個紀念誰的亭子——從一個新的建築的門裏走下一座扶梯，便轉出了城。從前的城脚下沿河一帶是長滿了野樹草花的荒地，是我們童時探險的目的地；我們的休假的日子常常約了肯冒險的朋友到城牆上來作勇敢的探險；我們從攀滿了籐蔓的破城牆上的殘缺處用心地爬下去，爬到滿生棘刺的野樹叢裏。矮矮的樹叢在童時的我們看去似乎比原始大森林還要深邃還要可怕，還要有趣；我們提心吊胆地在樹叢中鑽來鑽去，有時一條小小的蛇兒會把我們嚇得亡命奔逃，以致衣裳被樹上的刺扎破；有時捉住一條小蜈蚣，或者是一只地老鼠，或者是幾隻不知名的硬壳蟲，那便是一個心滿意足的狩獵了。樹叢裏的植產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野薔薇和蛇子子：野薔薇是一種開白花有香氣的薔薇科植物，是一種有堅

刺的小灌木，花開得很繁密的，我們把花瓣摘下來晒乾泡茶；還有蛇子子，那是一種結深紅色的小漿果的一種薔薇科灌木，——現在我知道就是一種野生的覆盆子，漿果的紅色紅亮得像珊瑚一樣，異常的奪目可愛，會令人一見就想到牠是怎樣好吃的果子；但是我們那時沒有人敢吃，而且也沒有人敢採；據家裏的大人說，蛇子子是蛇吐氣而變的，有異常的毒，吃了要把骨肉都消成水，手觸了時也要把手爛去；我們是怎樣地怕，怕偶然會觸到牠，但牠的可愛的紅色又常常叫我們立在牠旁邊呆呆的看養。

樹叢在那時賜給我們的歡快是超出於我現在的想像的，現在牠是被鏟成一片凹凸不平的平地，鋪滿了格人腳底的三角形瓦礫，泥縫中鑽出了幾棵綠色的馬蘭頭和別的枯萎了的野草——荒涼的樣子令人想到古宅的廢墟。這大概算是公園中的新式廣場或步道了！看上去固然覺得荒涼，但是紅蛇子子總是沒

有的了，小孩子的手總是沒有危險的了！……

跨過城河上的一道橋，走到河對岸再轉身來看到城牆上的幾座建築。二座小屋和二座層樓一字並列着，成爲一種極醜惡的無意義的對稱；簡陋的材料和粗俗的形式又與對面的壯美的大自然——西沆像一朵紙剪的拙劣的紅花掛在青翠的蒼松上一般，顯出絕對的不調和。沆邊曠地上立着一只飛角的亭子，材料還是新的，但已破壞了。滿地都是瓦礫，間生着野草。……一切都似在告訴蠢笨的人類是怎樣殘忍地把大自然的壯美破壞。沫若嘆息說社會上的人太沒有美術觀念了！他問我這許多建築有什麼用處？爲什麼不合建築的資本在一起而建築一較優美的建築物？……噫！爲什麼！誰知道！

再轉入城，又是許多半洋式的建築顯在眼前。這許多建築在我二年前回來時都還未完工。我們緩緩走近一座層樓——這是通俗教育館。層樓的外形還和二年前一樣，依然是

沒有完工。窗戶不全，而且頗有些破舊。工事的迂緩已足令人失笑了，還有出乎我們意外的是樓下住了一家人家，好像是下級流民似的，陳設破敗到不成其爲陳設。我們到門旁看時，一個中年婦人在洗衣服，肥皂水流了滿地；另一個婦人在燒鍋，烏煙從灶口噴湧出來，滾得滿屋都是……空空的五開間大的廣廳，佈置的祇是這一幅活動的通俗教育圖。

——這太難了！你們宜興腐敗到這步田地！

——也許不止宜興吧？

——我想決不會再有這樣的事！房子沒造好，倒已破敗了。而且造了不用，又是什麼道理？

——這是一種新的放蹟吧！這完全是由於紳閥在把持着取利的緣故啊！

的確，紳閥在故鄉——也許別縣也有這種相同的情形——以地方事業爲兒戲而從中取利已成爲家常便飯！一般地方上的人也都會放棄了自己的責任，置諸不聞不問，結果便破

壞了許多美麗的自然，糜費了許多有用的物質，而添了這許多四不像的“新故蹟”，建築還祇是一例，同樣的腐敗事正不知有多少呢。這真是一種重大的災禍，對於社會：比這次江南所受的兵禍要大幾十倍幾百倍。兵禍是顯而易見的，是遭社會的反抗的，是大家想竭力避免的；而這種“新故蹟”式的災禍是像隱藏着的病菌一樣，不覺得的消磨了人的精神而致人於死，致人的精神與靈魂於死而人還漠然不知其所以。可怖的災禍啊！普遍的傳染病啊！……

在廢墟似的新建築叢中感慨了一會，緩緩的穿過大街，回到旅館。早晨訪而未遇的幾位同學已候在旅館裏了。大家把套話說過後，我請他們為我們的旅行定一個適合的路由。結果是自雇航船下鄉，先到蜀山，後往蘭右，湖汶，張渚。並且史君寒冰與楊君祖達願同伴下鄉為識途的老馬。史君是富於能力的青年，在故鄉他是頗有勢力的，他願一同下鄉，我們

當然可以得着許多便利。午膳的時候，又有一位湖汶的鄉紳李君士嘉，一位蜀山的鄉紳又是學委的潘君石琴來看我們，他們對於我們下鄉訪問表示懇切的歡迎：他們願盡力供給關於這次兵災的材料，且願為我們的鄉導。他們的好意是怎樣的可感啊！

午膳後，李君去了，去時說他先去湖汶候我們。同學周君錫桐周君鈴也去了，說隨後當有兵禍的記事寄來，補我們的材料的不足。我們十分感謝地承受了他們的好意。

什麼都已預備好了，我們便匆匆的下船，匆匆的開船。一小時後，一只小小的航船便把沫若和我，和楊君史君，和蜀山的潘君一道載着在城關外的東汶湖中浮泛了。

從宜城到蜀山的水程是三十六里。我們從城中開船是午後一時許，快要八時纔搖到蜀山鎮，差不多費了七小時的光陰。船行的速度是可以想見了。

初下船的時候，比較的大家的精神都還好。把楊君帶來的茶食包打開之後，大家的談話的匣子也就打開了；一片桃酥，一根寸糖的嚼着，天南地北，山東山西的談着；但是茶食漸漸把胃腸填飽的時候，談話的材料便如冬日的溪澗，逐漸乾涸下去。覺得無話可說而硬要說出一句什麼話的時候，是不善交際的人的最大難關，不幸沫若和我都走到這座狹隘的關口了。想遍了心頭，可說的話真少。楊君本是不喜說話的，史君又因昨夜未睡，今日精神甚憊；潘君也唯唯諾諾的開不出談話的路。於是靜默便充塞於小小的船艙中。

小小的一方玻窗外所看到的只是灰青色的天和水和遠岸上的枯黃的草木，如此單調的景物和着船底的泊泊的單調的水聲，已足催人睡去了，何況又加上了這室人的靜默。

史君已睡熟了。沫若和楊君冒着風到船艙外看野景去了。我覺得頭裏有些昏痛，身體十分疲乏，大概一半是由於四周的困人的氛

圍氣的浸襲，一半也許是我昨夜在旅館裏着了涼。我不願支持着，便也倒在艙板上，任艙底泊泊的水聲，把我催睡了去。

船傍蜀山，已是上燈後許久了。潘君叫我們不必住在船上，因為不方便。他要請我們到東坡書院去息宿。我們本是無可無不可的，而且史君又首先贊成。於是潘君一面差人去照會書院裏預備，一面伴我們去吃晚飯，再同走到一個茶館裏泡茶閒談。潘君便說起他所知道的關於這次戰事中的故事。

他先說：戰事起後他就避走到別處，所以他所知道的都是傳聞：但也是可靠的傳聞。

他說：蜀山是兵士入山的要隘，無論到湖浚，到蘭右，都要經過；所以直接的戰禍雖沒有，人命的死傷也少，而間接的騷擾已不堪。尤其可慘的便是拉夫。鎮上的人因為拉夫幾乎逃乾淨了。

他說：陰歷八月初七，大橋下到有第五混

成旅拉來的幾船伕子。船一靠埠的時候，許多短衣的伕子便蜂擁到附近的人家搶飯吃，搶任什麼吃的東西吃。有幾個伕子到一家豆腐店裏把生豆腐抓着吞吃了，有的到茶食店裏吃茶食，一個伕子拿着一罐糟豆腐，他拿出一塊豆腐問店裏的伙計：這叫什麼？伙計還未及回答，他已把手裏的一塊豆腐一口吞在口裏，又從罐裏拿出一塊來了……

他說：這許多伕子所受的苦是我們所想不到。就如剛纔所說的搶東西吃的伕子，他們在船上已兩日沒有吃一些東西了。他們被關鎖在一個船艙裏，船不靠岸是沒有什麼東西給他們吃的；大小便也都在艙裏，臭氣酸汗薰暈得人死過去。有的船是沒有蓬蓋的，縛手縛腳的繫在船裏，日中被炎日曬着，夜間被露水浸着，因而生病的極多。他們被拉的時候又並沒有帶衣服，光光的一身衣衫穿得實在髒得不堪了，便躲在一傍把衣衫脫下在河中搓洗一下，或者晒乾，或者就帶濕穿在身上……

他說：商橋有兄弟二人同行，遇着拉夫的軍隊，嚇得鼻水逃走；不過他們的水性不大好，結果哥哥是逃走了，兄弟便溺死在河裏。

……

他說：大街有個查寡婦，丈夫王景陽是早已死去了，她無男無女，一人在街上開了一片小小的雜貨店，苦苦地度日。兵來的時候，街上左右鄰居都逃走了。她想走，又捨不得她的店，她的唯一的產業；想不走，自己是女子，年紀又不甚老，她有四十歲，聽說兵是要無惡不作的。她想來想去，想不出什麼好法子。在一個晚上，她竟自己吊殺了。……

啊啊！無可奈何的弱者的厄運啊！

吃畢了茶出來，在寒夜的寂寞的街上緊走。兩旁的店門都已關閉了，時透出一兩絲微弱的油燈光。街犬被人羣的步聲驚着，連聲狂吠。潘君指着一間矮矮的店面，說是查寡婦的店，大家都覺慘然。走出街稍，黑黑的蜀山矗立一旁，殘月的微光在野中照着，更顯出四

園的寥廓；夜涼浸入；一種說不出的悽愴在心頭輾轉。越過一片野地。潘君說：東坡書院到了。

十二月四日，星期四，上午晴，午後雨。

上午九時開船，午後一時半至蘭右村；二時半開船，六時五十分至鼎山鎮，住船上。

我們今日本預備七時即出發，步行到蘭右，再步行越蘭山，經鳳川，到湖次的；但結果依然是坐了航船，而且到了九時纔能開始。

所以我們不能依照自己計畫實行，固然是由於自己的意志不堅；但是雍容自若的紳士式的招待，祇顧自己場面，不問別人死活的主觀派的招待，也實在令人難以招架。

我們昨天住到東坡書院——裏面是一個縣立的高小——是當地的學務委員潘君的介紹，所以我們在書院裏，頗蒙校長呂君梅生的優待。呂君是一位態度嚴正的老先生，真是不

苟言笑的。我們昨夜走進去的時候，便被邀在迎賓室(?)裏。長長的棹子，四圍放了幾把太師椅和單靠。我們被請坐在太師椅裏，他和教員們便危坐在單靠上。他的恭敬的態度使我也不得不仿效着他。他說話的神情是十分矜持，十分客氣，十分認真，幾乎使我不敢問他什麼。沫若很誠懇的說明此來的目的，要請他對於材料的搜集上加以充分的幫助。但他依然矜持着，滔滔的說了許多有禮的客氣話，並不會回復沫若的要求。

夜已深了，大家還是危坐着訴說那些與我們的目的無關的應酬語。我想我們明天是要早起的，應該要早些睡；但我想不出法子來辭却目前的有禮貌的主人。後來他們要到船埠去接一位從省裏委下來的視學員，我們纔得把矜持的架子拆去而重立到自由的平地上來。

今晨七時未到，我們便已起來了。但我們是在一個多禮的主人家中，我們不能過分隨

意。我們枯坐在房裏許久，外面人聲漸漸喧噪起了，纔敢冒險走出房去。到校外走了一次已八時決了。沫若心急的只是想走，但是呂君苦苦要留我們用早膳，要請沫若演講。我們心裏十分慌忙，好意的主人偏在身旁悠悠的周旋；我們想力辭主人的好意，約了同行的潘君又遲遲不來——他昨夜是住在家中的——我們只顧要緊，他們終是慢吞吞的要把他們預備好的禮節演完。我們的焦急的心是在周到的招待下面爆碎了。

差不多九時左右，潘君纔伴了一位馬褂長袍的省委到來，恰巧沫若的演講也已終結了——本來演講的時間還可以縮短，但是沫若講的方言，讀過注音字母的小學生聽不大懂，便由我做了翻譯，把沫若的普通話譯成宜興的土音，於是二十分鐘的預定便延長為三刻——呂校長還要我們多留一會，總算被我們輕輕地辭却了。史君另有要務要回城。我和沫若打算步行，命雇來的船先搖到湖沒。但是

潘君勸我們不要冒險，他說蜀山到蘭右有十八里，怕走在半路要走不動；況且這位省委也要到蘭右，還是坐船去的好。潘君是我們的領導，我們不忍拒絕他的善意的顧慮，便收拾了步行的企圖，仍復下船。

船上依舊是五人，新加入的省委蘇先生替了史君的缺，

蘇先生是省裏委下到兵災地方調查學校的損失的委員，我們因潘君的關係，竟也儼然是與官同船了，祇可惜我和沫若都是教育方面的門外漢，所以他們兩位在暢談的時候，我們祇能在旁無聊的默聽，他們的談話在開船後不久也中止了，於是艙中仍與昨日一樣，充塞着窒人的靜默。

我們的短促的訪問時間，又是如此無聊地減少了四小時多。直到午後一時多，我們的航船纔搖完十八里水程而至蘭右村。

蘭右村在蘭山之麓，太湖之濱。蘭山的一

脚直伸到湖中，便成了所謂蘭山嘴。從蘭山嘴上沿湖向浙江方面看去，很清楚的可以看見稍遠處有一隻較大的山嘴，那便是青石嘴；更遠處有一隻更大的山嘴，那便是香山嘴——香山嘴是屬於浙江的長興的了。三隻山嘴是成爲平行。山與山間是坦坦平曠，分佈着小小的村落。湖邊叢生蘆荻，湖中一望無涯。此次戰爭，浙兵從長興的夾浦越香山而取得青石嘴，蘇兵便退守蘭山。蘭山嶺上蘇兵的防禦工程，到我們去看時，像營幕的遺址，安置巨砲的土穴，鋪設電綫的痕跡……還很清楚的可以看出。

浙兵隊一直在蘭山陣線爭持到戰事結束，山前山後的村民，殷富一些的是早已避開了；戰事劇烈的幾天，連窮苦的也都躲到別的地方去；留居家中的真個是寥寥無幾了。

兵士既然在山上設了陣線，而且在那裏盤桓了多日，附近的村落當然免不了他們的蹂躪。還幸虧起先是在戰爭期中，兵士無心認

真作惡；戰事結束後，又奉急令調往安亭助戰，無暇認真作惡，所以當地的災況比較——瀏河黃渡要好一些——宜與災區的全部都差不多如此。然而這較好一些的災況加到瘠枯的鄉民身上去，也就够使他們措手無方了。

據招待我們的闡右鄉官崔君品之說：兵士是無物不拿取，無物不破壞的。好好的棉衣，他們拿來放在地上作為坐墊；好好的單被，他們拿來撕作鞋帶——山戰是要穿草鞋的，穿草鞋便須札鞋帶——一條被要全撕作鞋帶，還是情有可說；他們是每一條被單，祇在中間撕破數條；他們是以破壞為樂的：吃不了的飯傾在河中，好好的鍋子上打一個大洞，吃鷄鴨祇吃脊背肚底？羊頭豬頭擦在滿地，…崔君在兵退後回家時，堆積在路上河中的食物正腐敗得臭得利害呢。

崔君又說村中被殺被姦的事情還不多，也許是他打聽得不詳細，他所知道的祇有一個村人叫陸寶山的，因為娘的年紀太大，又有

病，不能逃走；一天陸寶山不知爲了什麼到外面來，就被流彈打死了；他的老娘知道兒子死了，就自己爬走到河中沉死。還有一個女人，是新岡的劉欽聲的妻，那一天出外遇着一隊兵士，定說她是奸細，便把她衣服脫了，手足都縛住，掛在砲車上拖着走，拖了一會。她已拖死了，兵士纔把她放下；還在她屍身上戮了好幾刀。

兵士的凶殘行爲是出於我們意外的，他們在蘭右和附近各村所作爲的暴行，一定不止崔君所告訴我們的幾件；可是崔君也是避兵在外，初回家又要料理家務；兼之崔君是鄉官，鄉下許多善後的事務待他主持，因之無暇去打聽這種瑣事了。我們想從受害的鄉民中聽得些更真實的苦痛話，便請崔君伴我們到山中去訪問。但不幸纔走到半山，老天下起密密的細雨來了。在半山的一個小廟中躲了一回雨，廟中的老年僧人因爲鄉官同着，很殷勤的沖了幾杯茶來。雨只是密密的洒下來，山上

湖中卻似被煙霧籠罩着。我還想冒雨前進，可是崔君和潘君都表示這個法子不妥，同行的省視學先生又怕把皮袍打濕。結果是依然退入航船，由水道往湖沒。

從上岸到下船，在蘭右算是登陸了一小時。一小時中，先在鄉公所的大廳裏枯坐了二十分點。當崔君把我們領入鄉公所時，在大門守衛的保安隊都立正致敬——向鄉官，學官，和官的朋友致敬。受了敬禮，便由崔君邀入大廳，沫若被請坐在廳的西首，省委蘇先生被請坐在廳的東首。他們默默的對坐着，沒有什麼話說。楊君是找同學崔君紹文去了。我一人默對窗檻，望着與廳中一般死寂的灰白色的陰空。

鄉官崔君走了進來。他是一個四十多歲的鄉紳，顯出很樸實的樣子。見面招呼過後，他陪蘇先生坐去了。他是兼了鄉立學校校長之職，應當向視學蘇先生報告學校的損失。後來大約是蘇先生的調查已畢——剛纔拿出的

一本小簿已摺好而袋入袋中——崔君便大聲的向西首的沫若攀談起來。

他們的攀談是沒有繼續性的。零零落落的問答好像受了潮的爆竹，一聲聲的在死寂的廳中迸放。每一次大聲的答語終止後，不可耐的死寂便更猖獗地走入廳裏來。我在窗檻旁聽着這種無聊的對語，再看到他們無可奈何的矜持的態度，我不禁心裏在好笑了。

如此持續了二十分鐘，崔君家裏人來說飯已擺好了，這纔像奉特赦似的，大家從矜持的囹圄釋放出來。

請吃飯照例是有一種儀式的，雖然今天祇是一席非正式的家常便飯。潘君代了主人邀我們坐席。潘君先要請蘇省委坐；蘇省委執意的不肯，他倆便“請啊！”“不客氣”的顯出請坐時應有的謙遜態度來。我是認不得席次的大小的，短促的時間的浪費又使我非常珍惜，我便毫不客氣地在東首的一張椅子上坐了下去。我這一坐，便把他倆的糾紛解除了。

蘇先生坐在我對面，其餘也都隨意的得了坐。後來我纔知道我是把預備請省委坐的首席佔去了。啊呀！我這個不懂禮節的野人啊！

坐席之後還有敬酒，還有敬烟，還有應酬話，還有什麼，什麼……。匆匆吃了二碗米飯，最守規則的時間又跑去了三十分鐘。上天已完全露出雨意了。依了主人的意思本就可以不必上山的，但是我們勉強着他，纔借了幾把傘一同走上山去。雨果然下了，當我們纔走了不多幾步路，走上蘭山頂上去看戰線時，雨已下得不小。回到船上，雨還是儘下，一看錶，二點已過了。

——總算也走了二十分鐘的山路。

我自己無聊地想着，

——搖到湖次怕已夜了。這樣的調查實在太滑稽！費了一天功夫祇有二十分鐘算是有用的。……殷勤的招待是可感的，但也是可怕的啊！……在紳士社會中浮沉，實在是可以使人麻木死去。大國的雍容有禮，到底不是慌

忙的西方蠻夷之人所能及的！……

無系統的思想在我的興趣寂然的腦中浮沉時，同船的幾人也都默坐着似乎在沉思。船中依然是充塞着窒人的靜默。密雨在水上奏着細微而沉着的調子，船後的櫓聲花花地割着浪花。在窗外轉移的景物好似被煙霧裹着。——身內身外的一切，漸漸在向深不可測的死寂與無聊的黑暗中沉沒下去了，……

十二月五日，星期五，雨後晴。

晨五時開船，七時三刻到湖汶，即上岸離船。

昨夜是住在丁山的。船家說時間不夠，來不及到湖汶，潘君便叫他搖到丁山，因為潘君的岳家在那裏。

船到了山已黃昏後了。上岸吃了晚飯，也就不能到街上去看什麼。潘君到他的岳家去有事了，他叫我們明天一早開船到湖汶，他隨後趕來。大家道了別，我們便回到船上睡。

水聲與櫓聲把我從夢中驚醒時，天已大亮了。慢慢的穿好衣服，船也恰好搖到湖沒了。

潘君還沒有來，蘇先生忙着要找學校。潘君昨夜去時曾叫我們找廣善學校的李君，便是在城中曾見過面的李君，我們怕找着李君時又會把我們的僅有的一天光陰在優待中消失了去。楊君便提議去找在中學中的同學余君孔昭。在蘭右時本也預備請同學招待的，可是潘君先把崔鄉官找着了，而且招待蘇省委又是非官不可。今天潘君既不在，我們大可以實行預定的步行計劃了。

冒着雨在狹窄而汗穢的街道上曲折走了幾條街，在市梢的一所大房子裏把余孔昭君找到，立刻我把我的來意告訴了他，他欣然願為我們的嚮導：他陪我們吃了早飯，商定了今天的路由。我們回到船上收拾什物。蘇先生問我們要不要到學校中去找李君。

——我們想不去找他了。蘇先生可以同

這位余君一道到廣善學校去。我們是預備早些到懸脚嶺去的。

——你們三位竟預備走去麼？聽說路很遠呢。

——是的，走去。余君也同去的。

——那麼你們的船呢？

——船錢已經付了，一直算到明天。蘇先生停刻可以坐了回蜀山。

——不必吧！不必吧！

蘇先生連聲的客氣。

蘇先生隨着余君走了，我們精神徒振，預備着今天的新生活的開始。

5. 箒 船 記

十二月五日，星期五，上午陰，午後晴。

上午九時半雇箬船從湖汶鎮出發，午後一時許至
長興縣之尚儒村，午後五時返鎮，住余君孔昭家。

箬船記中的一天是這次旅行中最可紀念的一天，是精神上最爲暢快的一天，是脫離了官的招待而得以自由行動的一天。

幾日來的航船上的像蝸牛一般進行的生活和許多鄉鎮上的官紳的似乎十分殷勤的招待，把沫若的飛鳥似的野心束縛得要停止跳動了。我的不上台盤的禮節也漸漸矜持不住而露出馬腳來了，所以到了湖汶以後，既然找

着了余君，便不願再去驚動當地的官紳，雖然有一位李君已經在城裏見過一次。我們請余君把蘇省視學先生送到一只學堂裏交代與那裏面的校長後，我們便會議取一個最合宜的游程與方法。結果當然是服從余君的主張：穿了箬船步行上懸脚嶺，在嶺下面的村裏吃午飯，回來若天色還早，再去游玩張公洞與玉女潭。

余君的主張完全是青年式的計劃，又健全，又實在，而且他答應陪我們一起走——我們本來是托他雇一個鄉人做領導的。他纔病愈不久，便慨然要陪我們走四十里泥滑的山路。他的熱心與誠懇真使我們十分心感。

因為地上太泥濘，我們便全走到一爿店裏買箬船。

箬船是一種變相的草鞋，穿了在山路上走，既不怕滑，又不會打溼襪。牠先是一層稻草結的鞋底，上面鋪一層軟滑的箬葉。箬葉的前後左右都摺起寸許，便很像一只淺口的單鞋，

又像是一只沒有檣櫓的小攤船。草結的底上先有幾根草繩，把來纏縛箬葉的四角，箬葉便與草底緣成不解了。我們的腳踏在箬葉上的時候，又滑又軟，有一種說不出的舒適。隨着腳的大小，把箬葉周圍的草繩放鬆或縛緊，山鄉特有的箬船便服服貼貼地繫在我的足下了。

我們花二百四十錢買了四雙，我，沫若，楊君，余君都把牠穿上了。踏在地上走的時候，嗚嗚嗚嗚地碎響。街上的孩子在作什麼遊戲，看見我們走過，都停住了動作而看着我們，有的還在喊：

——這樣還算先生呢！穿了草鞋！

哈哈！我本來能算是先生麼？

戰爭的痕跡在街市上一些也找不着。溧次的街市比蜀山大概差不多，道路極狹；又因昨夜下了雨，路上泥濘不堪；街頭巷尾的廁所，這是中國式市街的特點，終是免不掉的；商店與城裏的舊式的差不多，不過更暗些，更穢些；茶館的發達也是江南鄉村的普遍現象；

熙攘往來的鄉民正在趕早市做買賣。除了竹類與竹器特別多外，看不出湖汶與其他鄉鎮有什麼不同處。

湖汶的竹子真多得可以——據說張渚更要多——我們走出市梢，步上鄉路以後，迎面走來的人和牲口，不問大小老幼，不論驢騾牝牡，都荷載了青長的竹子——間或也有挑着短松枝，馱着破竹片的，但是一百個中間找不出三四個。

荷載竹子的方法差不多是一律的：長長的一捆竹子——人荷的自三四根至八九根，牲口載的有二三十根——竹梢縛為一束，竹根的一端把全捆均分為二，在將近中央的地方加上兩枝尺許長的橫桿——全形恰似一個十分狹長的A字。牲口載時便把橫桿縛在牲口背上的木鞍上。人荷時則將頭鑽出橫桿，把竹捆分承兩肩^上，不論人荷畜載，都是竹根巍巍^上的翹在前面，竹梢顛顛拖在背後，刮拉拉地怪響。

原枝的竹子是極長的——大概有三四丈左右——所以往往竹根撞到眼前的時候，荷竹子的人還離開一丈多；有時馱竹子的騾子已搖過身旁一會了，拖在地上的竹梢還纔從我的箬船上掃過。

躲避竹子的碰撞便成了我們的新義務。鄉路是如此地狹——僅是一條尺許闊的沙石路，雖然兩旁還有二三條並行的崎嶇的泥路——荷載着的竹子又如此地多——一排接着一排，幾乎連成一串了——而且可惡的騾子，搖着董龍董龍的大銅鈴，忽而走在左面，忽而又轉到右面來。我覺得牠專要和我爲難似的，害得我祇管提着箬船忽左忽右避走着。我前面要顧着迎面來的竹子，下面又要顧着崎嶇的路途，可憐我的兩眼忙得把兩側的遠山近村都錯過而不及欣賞了，可惡的當道的騾子！可憐的無抵抗的我！

直到走出市梢有六七里路的樣子，時表上已十一點快了，可懼的騾子和橫行的竹子

才漸漸稀少起來，我的心眼也漸漸收回而注意到環繞於我們周圍的廣大的自然。

我們現在是被羣山環繞着，矗立於近傍的綠褐色的山是森森的可懼，平臥在遠遠的蔚色的山又淡淡的使人悠然。天氣還未十分清明，慘淡的陽光從灰色的薄雲中漏了下來，樹上地上都洒着淡然的輝光。微風吹拂衣襟，走熱了的我們感謝她賜給的涼爽。我們正沿着一條狹谷在蜿蜒地走近山麓，谷旁草原上的短草已都成了一色的金黃，有絳紅色硬葉的灌木散生其中；幾株落葉的喬木祇挺立着一株光杆，但是許多常綠樹仍舊保持着青翠不使山中的寒冬過分寂寞。

幾日來的舟行使我們格外高興走路，道旁的美景又減了我們走路的單調，不覺已走上山麓了。道路漸漸斜上，樹木漸漸繁密起來，有時竟會穿過拱們似的樹叢。久住在都市中的我，祇會對於這些美麗的自然加以讚歎；便是常居山林的沫若，也在點頭許可他老鄉

東坡先生所說“此山似蜀”的話有一些理由。

在我們的前面有一位老者用扁担挑着二只竹籃緩步徐行。余君楊君比我走得快一些；他們和老者擦肩過的時候，余君似乎問了他一句什麼。余君走向前去，他回轉頭來望見了我。

——先商(生)，你家(們)是鎮上啊(下)來到山勒(裏)剗(去)割(的)怕(吧)！

他猝然的吐着純粹的東率土音很直率的問我。

這是我的一個遍覓不得的好機會——和鄉民談話——我決不可錯過；於是我毫不遲疑地也用土話回答他，而且接問了一句。

——是的，我們是慫到懸腳嶺去看看的。你也到山裏去麼？

——嚶(是的)！我割(的)關(家)就勒(在)山勒(裏)得活(呢)，哪，就是東嶺裏頭。

——這次兵災你們村上大概也受着的

吧？

——難—爲—勿—啥(如何不呢)！我閩家)村上割(的)女—老(女人)男—女—閩(男子)多逃攔(走)高(的啊)！兵一直讚(在)打(那裏)好幾天，樣—式(什麼)部撥(給)他弄攔(去)老—活(了)！

——你也吃到什麼苦沒有呢？

——噢啞！鬻(不要)起(去)說他！起初頭納(呢)：女老(的)同年輕割(的)男—女—閩(男子)怕兵來拉他，一齊逃攔(去)了。我納(呢)：黃—點(橫豎)年紀也老了，我就勿逃。後來納(呢)：我想到我閩(家)勒(裏)有一只大雄雞，噢！兵來黃—點(橫豎)鞋(也)要撥(被)他搶凱(去)，勿(不)如我來殺殺凱吃落—只(了)吧！我就把割(這)只雞殺殺放勒(在)鍋裏頭，慢慢只(的)燒起來。落(誰)曉得鞋(還)焚(未)燒熟鞋(語助)，兵倒勒(在)前頭拷(打)門了。我落(何)敢開納(呢)？我就開開後門躲到山上起(去)。後來我拖到背後聽聽看，他閩

(們)倒拿只(着)雞吃得適意得(哩)! 你想想看,樣—大—樣—只(這樣大的)雞!在一—官—寧—發(可惜不可惜呢)?!

那老人毫不掩飾地說出他在兵來時所遇的第一件傷心事,他說得十分認真;黃色圓形的皺皮臉上顯出惋惜的愁容;細圓的唾珠續續地在黃而有黑紋的牙齒的縫裏迸發出來,有許多沾掛在唇邊的蓬鬆的短黃鬚上;他邊走邊說着微微有些氣喘,而且夾着咳嗽;他的正直而呆板的眼睛時時從審察道路的餘暇中向我注視。他說着那只大雄雞時,他把垂下的一只右手平舉起來,向空裏一比,表示他的雄雞是如此地大。

——真老(的)在一—官—寧—發(可惜啊)!

他再很着實的嘆息一句,慢慢的又放下手來。

——真可惜啊!這班兵真不是東西!後來呢?

——後來啊!

他略停了一停，嘆一口氣，

——娘一只(於是)我就一直躲勒(在)山裏頭。我落(那裏)敢開(家)起(去)納(呢)?兵住勒(在)裏頭，我只好勒(在)山上東躲西躲。眼(外)半(面)我又癩撥(沒有)親眷，況且我鞋(也)捨勿得開(家)。我勒(在)山上有一頓(餐)嚙(沒)一頓(餐)割(的)離(牽)命，隨便弄點東西吃吃。有一下(夜)落大雨，我蹲勒(在)幾顆柏樹底下，篤(落)得混身托一溼(精溼)；風又大！就一娘(如是)我凍到一只(得)咳嗽到今朝(天)鞋(還)焚(未)好，後來我實在嚙(沒)處(法)過了，又聽見寧(人)說兵又勿殺寧(人)。我就掩一鞋一掩一只(偷偷的)走到關(家)勒(裏)。我先走到後門口起(去)探探，一割(個)兵就罵我：

“你這個老頭兒來做什麼？”

我嚇只(得)也勿敢走進起(去)。我說：

“老爺嚙(啊)，蕩一關(這裏)就是我割(的)關(家)會(啊)，我逃勒(在)眼(外)半(面)

幾熬(日),今早(天)纔開(家)來看看割(的)。”

割一割(這個)兵倒鞋(還)好得!他說:

“老頭兒,你不要怕,你在此地幫我們做活,我們把飯你吃。”

娘一只(於是)我就住勒(在)開(家)勒(裏):替他開(們)燒燒火,送送飯,搬搬東西。牠開(們)待我倒勿壞。不過鞋(也)有壞割(的)兵,專門要拷(打)寧一(人)搶寧(人)開(家)割(的)東西,他開(們)看勿(不)只(得)山襪,一看見就要搶。村上頭撥(被)他開(們)搶起(去)一總三四十雙山襪得一活(呢)!他開(們)也要來拿我腳上穿割(的)一雙山襪,我想:拿落(去)我割(的)山襪就是拿落(去)我割(的)命,我全靠(仗)他才會到山上起(去)樵樵柴弄點(些)與一點(什麼)。我就說:

“老爺鞋(啊)!我割(的)山襪已經破老(的)了,求求勿要拿起(去)吧!”

他開(們)也就焚(未)拿起(去)。後來我想:穿勒(在)上總難保。我就脫啊(下)來,捲

捲，坑(藏)勒(在)灶窩裏頭。後來我一直擦(赤)只(了)脚替他閣(們)做事體割一活(的啊)。

他！那老人連喘帶咳地一口氣原原本本的把他身受的一齊告訴了我。並不是一件可驚可怖的流血的慘事；然而述說時的一種質樸而誠實的鄉民的可親切的態度，深深的感了我的心！使我也爲他的倖存的山襪慶幸，爲他夜受的風雨顛戰。我覺得在蜀山，蘭右村所聞鄉董學官口述的兵禍，雖然有被強姦致斃的婦女，被流彈所害的青年，被拉的秀才，被焚的屋，雖然所述的要比那老人所遭遇的要悲慘的多，雖然他們講的時候用許多悲哀憐惜的驚歎語調與表情來顯出他們所述的事實的可慘，然而總像隔了一層膜似的——一層虛矯的膜——照不出真正深刻的印象。也許我現在寫的已經遮上一層虛膜矯的膜了。然而伴着我同行的老人，他那時完全沒有用一些虛矯。他祇赤裸裸的掏出他心底所蓄的誠實的意思。他說着想說的話，他並不過分的描

繪自己身受的事實，也不特意的形容兵士的罪惡。他這種天真的態度把我和他中間的客氣驅去了，初會面的一對年歲，智識，地位全不相同的路人，驟生出親切的友誼來。

余君楊君密談着已走在前面多路了，本來在後面的沫若也超到我們的前面。道路愈益斜上，左側已有一道深谷。我也無暇溜覽山谷中的美景，祇願緩步伴着那老人聽他喘喘的數說。

他說：兵士在他村中前後有二十多天，並沒有打仗，後來就走了。

他說：兵士走的時候把村中的騾驢都帶走了；一匹騾驢價廉的也要六七十元；村人起先有把騾驢放到山中去的，但是兵士們既不打仗，便常常入山搜尋，差不多都給他們帶走了。

他說：兵士來時，有錢的都逃到山外安全的地方，窮的人祇得躲在山中，偷偷的到家中來燒些飯送上山去吃，夜間便睡在山洞中或

大樹下，有的把雨傘撐了便算房屋。

他說：有一個姓應於兵未來時逃到周家潭的一家親戚家裏，那親戚的家財是很富的——有幾年吃不完的陳米；他們住了多日，兵還沒有開來；姓應的心想長吃親戚總不好意思，便同了年輕的妻和五個兒子走回來——一個頂小的還在吃乳，祇得一週歲；誰知就在他們回來的一天，湖沒的兵開來了，他們嚇得一齊逃往山上；後來兵士到山上去搜，他的妻沒有逃得及，便被兵士搜着，後來就死了。——那人未曾說出那女人怎樣死的，他但用十分慘然的聲音說到那姓應的一家的水花似的飄浮的結果。他說：

——你想他難娘(怎樣)好納(呢)?燒茶,煮飯,拖(扶養)小老(的)一割(個)闊(家)勒(裏)好嚙!一撥(沒有)女—老(女人)泛(麼)?他又窮,又勿再會再討(娶)一割(個),他只(祇)得拿頂小割(的)一割(個)同第凹割(個)妮(兒)只(子)多抱撥(給)別寧(人)家養——在官寧

(可憐)他落(那)肯捨得納(呢)?小老(的)都哭只(着)要娘,他也索落索落割(的)淌出眼淚來,傷心噢!—吃奶割(的)小老(的)哭到厥只(了)過起(去)!……第二第三兩割(個)也送到親眷關(家)起(去)了,樣鞠(現在)他同只(了)九割(歲)噓(的)大囡—(兒子)邦寧(人)關(家)做做霜(生)活,一割(個)關(家)就娘(此)完老(結)了!唉!

他——那老人蹙了雙眉,重重的吐了一口很長的氣,默然不語。天氣本來陰陰的,山木瑟瑟的在風中微噓,似乎都在悲悼那無抵抗的鄉民的遭遇。

我們默默的悲哀在路上走了一會。他又說了許多關於兵的事,後來又講到他自己的生活上去。

他說:東嶺界中共有四村,他住的一村叫應家潭。界裏的人差不多全是靠山上的出息為生活的;但是自己有山的極少,租別人的山種粟的也不多,像他這種天天以勞力到山中

去砍砍柴木再到鎮上換飯吃的人却佔了最多數。他姓邵！今年四十七歲。他每天到山上砍好柴，挑着走二十里山路到湖次，把柴木換了米油鹽醬，再趕回家中燒午飯。他從能挑柴的時候起，一直到現在四十七歲，統是過的同一的生活：砍柴和來回至少走四十里的山路。——以後他這種單調的生活還要持續多少年？誰知道！——他有一個妻，七個兒子。最大的兒子十六歲，也能帮他上山砍柴了。他家裏一天吃米要五升，而他每日到鎮上所換得的錢祇有五六百，全買米還買不到五升，還要油，鹽，醬，菜……所以從年初到年尾，能全天吃飯而吃飽的日子幾乎沒有。大雨風雪連續的時候，便吃口粥，煮些山芋，甚至大小九個人統統坐在家裏把肚皮餓起來。這種生活在界裏不只他一個，有的還要不如。

他——那老人把自己的枯木一般的無趣的境况顛倒無序地重複地說，他的聲調逐漸低落下去。他起初談着兵災的時候，他的聲音

雖也沉着，而他的情緒是緊張的，現在祇有一味無聊的淒涼在奏那絕望的戀歌了。

我對他表示出親切的同情，然而所謂親切的同情祇是無聊的慰語與嘆息。他受了我的慰語也不說什麼。後來我說完了，他才深深的透了口氣，緩緩的說：

——我也勿(不)想興一點(什麼)了！靠天幫忙，會一直有口淡飯吃吃就算數了！銅錢銀只(子)多是前世注定割(的)，受苦受難也是前世注定割(的)，強鞋(也)強勿來。

他的知足使一向對於社會表示不滿的我十分驚訝。他說話的調子雖然淒涼，然而沒有含一些怨憤的意思。令人想着戰慄的兵禍，在他是不過一種變形的日常生活，更沒有一些咒咀。他算是奉着無抵抗主義的聖人？是為社會——社會的制度——而犧牲的無名英雄？也就是一般有產階級所稱頌的安分守己的良民。他碌碌終日的四十餘年，娶妻育子，忍飢受寒，謹謹的保持住社會的秩序。他死了，他

的兒子再很忠誠的繼續肩荷他父親曾荷載的重負。他們對於有產階級恰如慈父之於逆子！父親做了一世牛馬，幸福都被兒子奪去，但是老邁的父親總沒有一聲怨語。

緩緩地走也到了青口了，走到東嶺界去要走上另一條路。老人似乎很不忍地同我說了別，便折入下谷的路。

我立着望他走遠了，才奮勇地趕上沫若他們。俯首向谷中望老人時，已被谷中坡上的叢樹遮住，看不見了，但是他的形像還在我腦中蕩漾着：他穿了破舊藍布棉襖，束了灰色布帶，套了遍是補釘的山襪，踏了質已灰敗的簪船，戴着圓氈帽，担着竹扁担，圓圓的臉，短黃的鬚，闊扁的鼻子，呆板而正直的眼光，質樸而懇切的態度……

——全平，虧你！你們講的我一句都不懂，祇聽得“四十七歲”一句。是不是那老人四十七歲？

沫若的哥語把我目前的幻像掃去了。

——是四十七歲。我們講的你真一句都不懂麼？

——唔！一個字都聽不懂，我起初跟在你們背後也想聽聽的，後來我賭氣不聽了，才走到前面去。祇聽了一句“四十七歲”。

——本來我們講的是真正的純粹鄉下話，難怪你聽不懂了。也難怪你對小學生演講要用我做翻譯了。

我們想到那天在東坡書院的演講不禁都笑了起來。

我們越過一座矮的山頭，又在谷中傍着一道淺淺的乾澗在走。現在纔真的是到了山中了。四圍都是圓頂的峯嶺，高低縱橫的把巖脚斜伸下來，形成了我們在走着的低谷。

江南的山大半都是禿頂的，冬來草枯時，便遍山都是荒涼；雖然也巍巍的十分雄壯，但是太寂寂無生趣了。現在圍着我們的叢山恰是不然。瀟瀟的竹子，森森的松柏，還有許多

披着暗綠色硬葉的針葉樹和常綠闊葉樹，交互組成一幅莊嚴瑰麗的圖案畫，從嶺腳一直舖遮到峯頂。淡淡的日光洒落在圖畫的面上，顯出了凹凸的陰影。向陽的林木是燦燦的吐出鮮綠色的錦緞似的霞光，背日的一方便如墨綠色的絲絨似的含着靄靄的蒼茫。不可描繪的美麗的山林嘍！

我們在美麗的山谷中徐行。谷中除我們而外看不見別的行人。飛鳥也似避着我們，不見牠們在林中飛鳴。祇有纔能搖動樹梢的微風在谷中迴旋。遍山的樹葉顫顫地擦出如遠海怒潮似的幽音。泛瀾於廣闊的大空之中；與我們提動箬船時的整齊而有節拍的淒又淒叉的碎響，在寂寥的山谷中合奏成一闕平和而偉大的神曲。

呵！如此偉大的自然嘍！如此和平的山谷嘍！我將把我全部的靈魂隨着你奏出的神曲而飛化大空中了！

幾年來 爲衣食而 奔走利祿 人羣中間的

我；被自己的欲望，家庭的要求，友朋的期望，社會的譏刺紛紛在割裂着脆弱的心；終日在失望，悔恨，憤怒的深淵中掙扎着的我；久被煩惱的網把自然隔遠了。今天纔覺得又真正的到了自然的懷抱中，像客中的病人被慈母擁抱住了似的，說不出的安慰，說不出的感謝。一切痛楚的記憶都失去了！一切無聊的幻想都終止了！歡快與悲哀的情緒也都麻木了！神祕的一剎那，使我的身心超脫了一切而洗醉於自然的神曲中了。

啊啊！神祕的一剎那！希望你延長為一個無終始的悠久！我永永在你的懷中遨游！

我飄飄然在神祕的谷中徐行，頹敗的山路迤邐的傍着乾潤淺溪，穿出叢樹，跨過小橋；橋下微微流着清泉，濺濺不息。四圍的山色漸漸在轉移，我們又到了一座嶺上。

——這就是懸脚嶺了。嶺下就是浙江的長興縣了。

余君立在一塊石上回頭向我們聲說。

我恍如夢醒一般，現實的悲哀把我從自然的沉醉中拖出，懸脚嶺！懸脚嶺不是蘇浙兩方兵隊肉搏的地方嗎？不是血彈紛飛的新戰場嗎？餐風臥雨的兵士，顛沛流離的鄉民，神祕的自然也能與他們以沉醉的慰安嗎？偉大而和平的神曲果能把無告的鄉民的苦痛化為烏有嗎？啊啊！那老人，那四十七歲的無產老人，他不是天天在自然的懷抱中艱辛地旋轉他那滿是絕望的魔輪嗎？……

心中雜亂的起了感傷的時候，眼中看出去便都是陰鬱鬱的；也許因為嶺上是戰場，穿了破洞的古廟，受了彈傷的樹木，格外把目前的景色弄得慘然了。

嶺上古廟門口有一個擺着香煙，花生，瓜子等物攤子的瘦老人，瘦得像一根枯竹。他完全是一個劫餘的人的樣子。我想若然他真的是受着戰禍的人，他一定也可以像那邵姓老人說出許多動聽的故事，我正預備設法去與他談話了，但是余君主張先到嶺下去吃飯。他

說：

——下面村上是沒有飯館的啊！要是今天下去碰不見熟人，這頓飯恐怕就要落空呢。還是早些下去吧。

——你在那裏有熟人嗎？

——那裏的人我哥哥差不多都認識。我却沒有什麼認識的人。——有一個，我常常在鎮上遇着的，不知今天可在家。

——他叫什麼？

——不曉得。不過面是常見的。

——名姓都不知道嗎？

我心裏着起急來。名姓都不知的人便可以貿貿然的同了大隊的人去到他家裏吃飯麼？不太冒險麼？

一路走下懸腳嶺時，我心裏只是懷疑我們今天的吃飯問題。余君的說話實在令我的心不能安定。我總以為到一個沒有什麼關係的陌生人家去貿然要吃飯是例外的事。

但是出乎我的意外，我的懷疑竟成了杞

憂。我們走完山嶺，走入一個小村的時候，迎面來了一位胖胖的青年；二十歲左右的年紀，身材矮矮的，面孔圓圓的，頰部紅紅的，胸部飽飽的，一望而知為山村中的健康的人。他見了余君便笑着點首，笑得兩個眼睛十分斌媚。

——你今天怎樣會來？這三位都是一道的麼？

——今天我是同他們來看一看戰場的。你恰巧在家，好極了！他們還沒吃飯呢。

——好極！好極！不過簡慢些。山村中買不到什麼小菜。

他直爽地回答着，回身領我們向他家中走去。

他們的簡短而爽快的問答，使在多禮的交際場中浸潤了兩日的我十分詫異。姓名還不知的兩人，見面時不應該說一套什麼的場面話麼？難道繁縟的禮貌在山鄉中是不適用的麼？我的多禮的懷疑竟成了杞人的憂天了。

尚儒村是懸腳嶺下的一個小村，有七八十家人家，地方是隸屬長興縣的，村人說的都完全是宜興話。七八十個人家東西散佈着，並不沒聚在一起。也沒有大街，也沒有僻巷。在一座稱爲家堂廟的旁邊，比較的有幾宅整齊一些的房子，大概便算是村的中心了。

同行的青年把我們領入廟旁邊上的一宅大房子，裏面有一位五十歲左右的老者也毫不拘禮的向我們作親切的談話。真的，我們是一些不拘禮，隨意的講起這次戰事的一切。我們是講得忘形了，我們一直到吃飯的時候纔互通姓名，纔曉得那老者叫王勳臣，那青年叫王家翰，是南京建業大學的學生；那時我們已差不多談了有半點鐘以上，而且已同在村上走了一巡，看過了一位薛連長的墓了。相熟了這許久纔記得問尊姓大名，這樣的不懂禮節不成了穴居的野人了嗎！

但也幸虧做了野人，纔得於二小時的逗留中聽得許多事實，看得許多戰跡。要不然，

王老先生也做了多禮的君子樣的人，恭而敬之的同我們敷衍，豈不是這一次懸脚嶺又成了空跑？

許多事實中最動聽的要算是薛連長的死。薛連長是浙兵方面的人。王老先生是浙江人，或者不免過分把他說得美化些。然而王老先生說得那麼痛切，我們聽了也都酸酸要流淚似的。那麼大概薛連長的事實多少是有可以令人不忘的地方的了。

王老先生先與我們說起蘇浙兩方兵隊紀律的優劣。他說蘇兵——據說是楊春普的十九師和警備隊——簡直是官強盜，沒有一絲規律。初到嶺上的時候，浙兵還沒有來，他們便到村裏來騷擾。什麼東西都給拿去了，尤其是各項吃的東西，羊啊，豬啊，雞啊，他們天天來搜括。後來浙兵來了，也不過一營兵，他們便嚇得一齊往嶺上逃。有一個蘇兵逃得不快，便被打死了，倒在人家的門口，手裏還捏了一只雄雞未放哩。

——這也算兵！不是偷雞賊麼？我們浙兵是從來不作與如此。

王老先生又不自覺的脫口說出了“我們浙兵。”他本是無意說的，然而我聽了覺得我的臉上有些訕訕的不好意思。其實江蘇人與浙江人又有什麼分別？他——王老先生的方言不是和我一般無二的麼？爲甚我們定要把牠分爲這是我們那是他們呢？……

——我們這邊的浙兵是不作與動人家一草一木的。住是住在篷帳或廟宇裏；從來不踏進入家的門庭。便是吃人家一壺熱水也要付錢。待村上的人也都和和氣氣，太太平平，不會有過半點嘴舌。這樣纔算是保護百姓的兵士呢！

他們和嶺上的蘇軍相持了有半個月多。蘇兵雖然人多。始終不曾取下嶺一步。浙兵呢，雖然敢戰，吃虧人太少，所以也不會搶上嶺去。一直拼到八月十八，浙兵得着杭州失守的消息，他們要退回去了。他們的營長便派了

幾個兵士來和我們說，他們因為奉着上官的命令，要退回長興去了。他們去後，嶺上的蘇兵就要追下來了的。他們勸我們趕快逃走，因為蘇兵下來，免不了要吃虧的。

他們這樣已經是很可以交代的了，退兵的時候不搶不擄，還肯預先關照我們。那知有一位薛連長，他想想恐怕村上的人來不及逃，蘇兵倒已先下來了，豈不仍舊村人遭殃。這樣一想，他便帶了一排弟兄再回來預備與追下來的蘇兵抵抗一下，好讓村人逃走。其時他們已退到離開此地有五里的張塢了。薛連長帶了一排兵，回到此地來，蘇兵還沒有追下來。他便挨門挨戶的說：

“你們快走吧！我們真對不住你們，不會把地方守好。但是也無可如何了。我現在來是想與追下來的蘇兵對一陣的。蘇兵是不比我們，殺人放火都來的。我們不能保住地方，真對不住你們呢！”

他那時真是滿臉惶恐，打拱作揖的一家

家的說。一直說到臨末第三家，他正走出人家的大門，一顆彈子從嶺上下來把他打倒了。——蘇兵的槍彈橫豎從開戰以來也沒有停息過——。傷心啊！彈子從左胸一直穿出背上，立刻就死了。幾個兵士把他屍身抬在那面的家堂廟裏，交代我們回來替他埋葬。當時我們怕蘇兵來，都避開了，那知嶺上的蘇兵，胆已被浙兵嚇破了，一直不敢下來。放了二日二夜的槍砲，直到二十纔住。薛連長還以為他們立刻就追下來呢。

後來兵退了，我們回來看薛連長時，奇怪，那麼熱的秋天，他的屍身隔了七天竟一些也不腐臭。我們便把他成殮了，暫時葬在廟前竹林裏。

據那天他同來的兵士說，他還有一個二十八歲的妻在湖州，有一個七歲的兒子，二歲的女兒。所以我們暫時葬了，預備她或者來遷回去。若然不來遷，明年我們也要替他遷一個好的地方呢。

唉！天沒有眼睛！這樣的好人倒會打死，慘嘯！那天殮時，想到他的死，誰的眼睛裏都是水汪汪的嘍！

王老先生一氣把薛連長的死事講完，他似乎又想起他那可敬的死了，他的眼睛好像又有些淚痕。

我們也都默默聽着傷心起來。本來這件事情是令人聽着要慘然的，現在說的人又是目睹其事的一位老先生，他那莊重的聲調，懇切的神情，人足以使人對於可敬的薛連長發出深深的同情。

王老先生又告訴我們：薛連長是直隸人，名振新，是步兵第四師第十三團第三營第三連的連長。今年祇三十八歲。是一個很和氣的人，駐扎材裏時，他們是常常板談的。

王老先生又叫王君趁飯未做好之前先領我們去看一看薛連長的坟。

在一個小小竹園的中央，紅棕的濕土堆成了一個長七尺高尺許的三角形土堆，一端

插了一枝枯了的竹梢。——這便是薛連長的死後了。

聽了王老先生纔說的事實，再看到橫臥目前的光光的土堆——裏面便埋埋藏了事實中的主人公，不由自主地心裏起了生命無常之感，像看了夜戲歸來，獨步着月色似的，說不出的淒涼，說不出的悲哀。看王君他們時，也都默默的悵視着若有所思。

回到王君家中吃了一餐心滿意足的午膳。菜並不怎樣好，不過是乾肉，鹹魚，醃菜等等山居常備的東西；但是王老先生的自然的態度——他並不過分的謙遜，也並不覺得是傲慢，全體都藹然可親，使我覺得像在家中吃飯一般，什麼都是美好，什麼都是舒適，沒有一些兒不安和拘束。

吃了飯，我們想回去了。王老先生也不苦留。大家都戀戀不捨地作別。他約我們明年春天再來看山中的春色。他的藹然的態度是怎

樣地令人想與他再見啊！他又叫王君送我們上嶺，做我們的嚮導，去看縣脚嶺上的陣線。

縣脚嶺是長興宜興間陸路交通的要道，四面都圍着連綿的峯嶺，可走的大路祇有一條。蘇兵是以此嶺爲中心，左翼如牛頭山，早稻地，縣峯嶺，黃皮嶺，牛屁股，對門山；右翼如箬帽頂，唐家山，老虎山，羊狼頭；都駐滿重兵，共有萬餘人。他們是早就把形勢佔了，等到浙兵來時，就成了高屋建瓴勢。在縣脚嶺下的浙兵祇有一營。然而形勢佔了優勝，人數又多了數十倍的蘇兵竟不敢衝下山來。據王君說，倒是浙兵幾乎搶上縣脚嶺，不過因爲沒有後援，不敢深入。

王君說，蘇兵的打仗全是倚了人多槍多；如雨一般的彈子整天的從山上飛下來。這一帶的樹林，不論大小竹木，幾乎沒有一株不受傷的，潤裏的石塊也有不少受着槍傷。但是打死的浙兵，前後不滿二十個。

真的，王君的說話並沒過分。我們隨了王

君由小路上嶺，一路凡目力所能見的竹木，便是一杆徑寸大的光竹杆，也至少有一處以上的槍傷；有幾株奪目的大松樹。簡直像狗啃了似的，側面的樹皮都擦去了。露出刻着長短深淺傷痕的白幹。不是親眼見時，總不信兵士肯如此把子彈浪費的，但是你能不信嗎？尙儒村裏有一個人拾子彈壳，一早晨還拾了幾担呢！

王君領我們看了埋地雷的土穴，和嶺上古廟牆上的被大砲打的破洞，和蘇兵在山頂上掘的散兵壕。

——山頂上做什麼還要掘壕呢？

——怕下面的槍彈啊！肯掘壕放槍還算是好的。還有躲在山背後朝平空放的，把子彈整排的埋在土裏算是放了……纔更笑話哩。聽說還有叫拉夫代他們放槍而自己躲在背後的。有一個鄉人告訴我，他被蘇兵拉去，也不做什麼事，祇叫他搖一架機關槍；兵蹲在他背後，拿了馬棒；一不搖，他就要打；這樣無休息的直搖了一天一夜的實在人餓極了，手

也搖麻了，纔得釋放。……你想吧，這是打仗！

王君帶笑向我們說，我們也不由得都笑了出來。我們真想不到在報紙上喧傳兩月的江浙大戰，裏面還夾了許多滑稽的喜劇。我們更想不到年年筋疲力盡的籌餉的結果，乃是造成了許多喜劇裏的胡鬧的丑角。

在嶺上蘇兵的陣地裏東西躡走了一會；天色已不早了。王君領我們從一條險峻的狹路繞到嶺下。我們不慣走山路的，覺得這條狹路已不良於行。王君說這還是大路，還有更險狹的路在各處山林裏，上山樵採的山農是常挑了竹木在上馳走的。

王君正說的時候，側邊的密林中刮刮地連響來起。王君叫我們看：一條羊腸小道懸掛在密林中；兩個山農，前面的一個是祇有十六七歲的小孩，後面的隱在樹葉裏，好像是個老人；都套了長統的山襪，擔了一捆長竹，從上面如滑走般向下奔跑；山路曲折時，長竹與路旁竹木相擊，刮刮地響。

——他們是走慣了的，不會有什麼危險。
王君說破了我的驚奇而使我心安。

我們又走在來時的大路上。王君已別去了。沫若不住口的說今天這一次走的還有些意思。實在前昨兩天的航船生活太乏味了。加之招待我們的官紳們又都是以自己爲本位：要我們吃飯，便要我們犧牲了時間等候；要我們演講，便不問我們是否有餘暇也要從命；要表演自己的謙遜態度，便拒絕了對於我們的幫助。這種紳士式的招待的確是進退雍容，富有禮貌，有古君子風的；但是被招待的人，一切須待主人指導的，在這種環境之中，簡直成了被喜娘牽着的新嫁娘了。

在船上做了蝸牛，上了岸又變爲新嫁娘。主人的殷勤確是我們應該深深道謝的，不過對於自己的短促生命的無謂的消耗，也應該深深道歉的。

幸而有了今天，蝸牛脫去了殼，新嫁娘也

撤脫了喜娘的手，雖然是缺了些禮貌，像山穴中的野人，然而把自己的不值錢的光陰這樣消磨去了時，總算是有些意思的了。

回到湖沒，已是黃昏，張公洞，玉女潭都
不及去了。余君叫我們明天上半天去玩張公
洞，下半年到張渚。這一個計畫本是恰合我們
心意的。可是沫若因為放心不下上海家裏的
夫人和三個孩子，已經出了門六天，他們言語
又不通，恐怕會有什麼意外；我呢，自從到了
宜興就沒有看報，也不知糟糕的時局又糟到
怎樣；從上海動身時候眼見上海北站有一列
兵車，同時又有上海附近要有戰禍的謠言，母
親一人留在瘡痍滿目的南翔，終使我不敢放
心。前兩天的心是被禮貌的鐵索縛住了，悶悶
的什麼念頭都不起。今天遊樂一天，精神舒
暢了，心事又重來心頭。起了念頭是再也收不
住了，又聽說張渚所受的兵禍比湖沒還小。一
一據說因為白寶山的兵到張渚時，恰是陰歷

的七月三十夜。七月三十是地藏王的誕辰，宜興的鄉風在那夜裏要把香燭插在地上以祝地藏聖誕的。白寶山到鎮看見家家地上都插了香，便問地保，這是爲甚？地保說：這是歡迎你師長的。白寶山聽了大喜，立刻中令說當地的百姓是好百姓，不准胡鬧。後來果然兵士都還好。——我們一商議，便祇得謝了余君的盛意，預備明日清晨便坐快船到蜀山，再換輪船到常州，換火車回上海。

這樣故鄉的問災暫時就算終結了。（終）

一九二五，一，五，南翔

聲 明

本書末篇本爲『校後』一篇，作者久未寫來，但目錄中已于數月前預先刊出。及付印時校對員亦太疏忽，故未將『6.校後』字樣刪去爲歉。

20,2,1930

一九三〇年一月付印
一九三〇年二月初版
1—1500册

本書售價大洋四角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